



寫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前。

告日本與會諸君

周越然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去年八月在日本東京舉行，我被派為總代表，曾經出席——到現在已有一年有餘。第三屆（日本稱「回」不稱「屆」）不久將在我國南京舉行。因為時局的關係，從日本來的代表當然不多，並且居留的時日亦必不久；我有幾句實話，想預先同諸君一講：

第一——中日雖然同種同文，但是言語大相差異。你們講話，我們聽不懂；我們講話，你們也聽不懂。倘然你們已經學好華文，並且講話如魚返（善雄）先生那樣流利，那末你們可以「橫行」南北，可以考風問俗。否則非有譯人不可。我去年在日本的時候，到處碰壁，吃虧不少；因為我沒有相當的譯人，我不能完完全全達到我心中所要求的一切。

你們的譯人，最好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中國人的日本話，當然不及日本人的日本話好些；但是他們的中國話一定比日本人的中國話好些，並且他們對於中國的事情，一定比日本人明白些。你們到中國來，豈不是要多學些中國情麼？所以我保存中國譯人。帝大畢

業的吳明君倒是一位富有資格者，不知那時他已經回國否？

第二——你們來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們穿的是什麼衣服。你們穿決戰服國民服？——很好，很好！北京，南京，及上海杭州的日本人常穿這種衣服。你們穿西洋服麼？——也好，也好！北京，南京及上海杭州的日人華人常穿這種衣服。那兩種衣服，雖然沒有像中國的袍褂那樣廣遠，但是大家都看慣了。你們儘管穿了出來東跑西跑，決不受人嘲笑。不過代表大和魂的寬袍（Kimono），除了正式開會時作禮服用外，我勸你們不要穿了到馬路上來。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一般男女，不知道這種衣服的可尊，不知道這種衣服的價值，反而把牠當做睡衣或者便服的緣故。

講到服裝，不可遺忘鞋襪。日本人注重襪子，不注重鞋子。中國人注重鞋子的皮鞋之內，是一雙清潔的圓圍襪子。中國人很光亮的皮鞋之內，是一雙很「惡濁」的破舊襪子。你們到中國來，雖然不必着最高貴的皮鞋，但是總要費些小錢，天天叫人擦。我們中國有許多

，不是全體，見了人先察視他的鞋子，倘然鞋子擦得不亮，他們以為那個人是微賤的，是無資格的。

第三——你們到中國來的最大目的，是開會議。但是在會議的前幾天和後幾天，我們勢必招待你們，請你們到名勝之處去遊玩，以盡地主之誼。我不知道你們要看些什麼？南京是會議所在之處，你們非到不可。他如鎮江，無錫，蘇州，杭州等處，最好抽暇去一趟。杭州有西湖；蘇州有拙政園；無錫有龍頭渚；鎮江有金山，焦山——這幾處的風景，與日本的風景有些不同。我去歲在貴國見了許多美麗山河，見了許多著名古蹟。你們的招呼，真的太周到了。我想我們招待你們，不能像你們招待我們一樣的周到。不過我們的山河，我們的古蹟，我們的大自然，有與貴國不同者，請你們趁便去看一看。

至於飲食的招待，因為現是我們缺乏原料，並且有戰時的限制，恐怕也及不來你們去年的周到。不過我們一定要盡力。除了西洋料理，西式茶點之外，我們還有廣東菜，四川菜，福建菜，揚州菜，……隨便舉個例子：廣東菜的嫩雞，四川菜的香鴨，福建菜的腰子，揚州菜的獅子頭，都是東洋沒有的。我們的酒也不差——黃酒，紹興陳酒。

第四——諸君既然到中國來，最好每人軌一個或兩個中國朋友。回國之後，可以常常同他們通通信，談談文學——文化交流。但是因為日本人與中國人「脾氣」不同的緣故，要軌朋友，總軌不成。日本人初次見人，總是呆板板地靜坐，不多講話。中國人初次見人，總是笑嘻嘻地大談，「亂話三千」，一個不友響，一個亂話，他們兩人那裏軌得成朋友？我勸中國同志見了日本同志少講些話，我勸日本同志見了中國同志多講些話，那末此次開會決然可以造成不少中日間親親密密的好朋友。

第五（最末）——中日兩國的產物，相差不遠。你們回國時，買些什麼做紀念品呢？無錫的大阿福，太粗笨了，並且遠不及博多的人型——當然不必買。湖州的筆，安徽的墨，固然很好，但是日本的筆墨也不差，寫字何必一定要用湖筆徽墨呢？

有兩樣東西，中國比較日本好，並且可以做紀念品，攜帶亦極方便：一樣是綢緞，一樣是古書。綢緞舖上海最多，貨色最充足。購綢緞與購棉布比日本不同，祇要有鈔票，不必有切符（購貨證，即Point）。倘然此次來的有女代表，那末你們非買些回去不可；到本國後可以製成新衣，大「出風頭」，倘然此次來的都是男會員，那末你們出了遠門，理應帶些精品贈與你們的夫人。不過購綢緞總要到大舖子裏去；小舖子恐怕貨色不全。還有一樣可以做紀念品的東西是古書——「古」字不作「舊」解。我所謂「古

「書」，指宋，元，明，清的精本而言。宋元板，現在市上絕少，不一定買得到。但是清代的精刻本，明初的小字本，北京及上海常常出現。諸君是文學者，買了些帶回去，豈不極合宜麼？日本除

「文學者」與「文化人」

謝剛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到這次已是第三屆，在十一月中旬舉行，而且所舉行的地點，不像過去的兩次都在日本，而在中國南京，這是我們很樂於得知而且不期然地會加以更深刻的期望的。

我們記得，在過去所開的兩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雖然在每次開會的當時，以及開會後的不久，在中國的文學界似乎稍顯出一些活躍的氣象以外，它對於中國的文學界好像並沒有怎樣明顯的影響。這好像有在中國從初就沒有把它看得怎樣認真的意味，以致所派出席的代表，不但有好幾位從沒有出過文學作品的集子露過面，甚至還有的根本就不是文學者。也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人太聰敏，在把「文學者」這個名詞用做「文化者」，甚至「文字者」，就是只要一個人同文字不無關係，而且在某一方面又有些地位，就會被拉去出席那文學者大會，以表示在拉者與被拉者之間的聯絡。而實在呢，中國的文學者散居在各處，要派遣起來也實在不容易，所以也只有湊便在就近的各機關裏找幾個同文字不無關係的人來湊數完事。

了幾個大文庫外，我知道私人有中國古本書籍的很少。你們此番歸國，帶些回去藏在家中，豈不同你們夫人的緞製新衣，一樣的「出風頭」麼？

而且那也僅是不清楚內情的人推測，顯然是不足為憑的。

而這次開會的地點既在中國，中國自不會不更為出力了。而且代表尚在推選中，可是「均為第一流文學者及文化人」是已早定了的。對咧！中國是原把「文化人」包括在「文學者」一起的，雖然在日本在這一屆所已決定了的代表如谷崎潤一郎，武者小路實篤，佐藤春夫，菊池寬，橫光利一諸氏，是不但在日本本國，就是在中國也很有聲名的名副其實的文學者。就只知道中國為什麼一定要派遣文化人去出席那文學者大會？難道中國的文學者真散居在各處，連要出席的一二十個人數都湊不齊？或者

所謂文化人，是同時是文學者的文化人？我們只有靜待那代表名單的早日披露，並但願是真的第一流的。而且這一次大會不要如以往地只在開會的時候，以及開會以後的不久，才熱鬧一個短促的時間，而在中國文學界要真正有造就，才不負這個在這樣的戰時這樣不願辛苦所召集的會。

或者這一次是能稍如我們所望的，這只要從在這一週個月內趕出了很多在文學方面的書就可知道。尤其其中好些都是一些新文學者們的第一個集子。想到在上一屆大會中，從中國方面所携去的文學作品，從中竟品評不出可應第一名的徵選，是少總有些汗顏的。而這一次，已趕出了這樣多的新書，或者像上一次的汗顏可不致再有？

所以一定要說中國人怎樣不振作也不見得是怎樣平允之論，至少中國的有些文學者們，至少從他們的趕出新書這一點看，都是能及時作出一些什麼來的。但願出席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中國的代表們，也至少能做到像這樣的一步。

四 點 希 望

何 幹

何 幹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開到現在已經是第三屆了，第一二兩屆都在日本開會，第三屆的場合却移到了中國，衡諸遠東運動會的先例，這原是理所當然的事。文友社要我寫一篇「對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希望」，在沒有談到「希望」以前

，請容我先不客氣地下一番批評。語云：「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諒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代表們中間，不乏明達之士，對於我的諍言，也許能夠加以接受的罷！

我個人對於不論什麼會議，都沒有好

感，因為在我的感覺裏，凡會，大都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縱使會而能議，議而能決了，可是決而不行，依舊沒有什麼用處。不幸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也不能脫離這個窠臼，我們試問，過去一二兩屆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議決案，到現在實行了的究竟有多少？用不着我多說，到會的代表大都肚裏有數，誰都不免要啞然失笑，而有一雷聲大，雨點小」之感。

回想一二兩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情形，使我對於本屆的大會，實不敢有過分的樂觀，在沒有開會以前，我已能預料到開會後的情形，不外乎到會的代表們各發鴻論，提出許多令人肅然起敬而不容易實行的提案，然後排日赴宴，游覽名勝古蹟，醉飽興盡之餘，於是閉會，而提案也就永遠被擱置了起來，不打算實行，並且事實上也沒有有一個執行這些議決案的機構。

對於出席過去兩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中國代表們，我個人也是不勝失望，他們好像不是去出席文學者大會，而是去游覽日本似的，我們只看見他們帶回來滿篋歌頌日本風土名勝古蹟之類的文章，而不會見過一篇如何致力於大東亞文學建設的方案，甚至連如何使日本更進一步的了解中國人，如何加緊國內作家的團結，以及保障作家的生活，謀作家的福利等類的計劃，也是一些都沒有，他們得和日本文人交際，便似乎三生有幸，受寵若驚，而侈談着菊池寬如何如何，林房雄如何如何，正等於滿口「某公厚我厚我」般使人不耐。

其實這也無怪其然，因為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們，大都不是憑他們在文學界的資望，歷史，地位，而是憑他們的腳路，誰的腳路長，誰就可以充當代表，他們中間有一部份是抱了出風頭的目的的，想藉此提高個人的聲價和榮譽，甚至去過了一次的人不妨再去第二次，是則又何怪乎他們的牢抱着個人主義，而忘記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是屬於全體主義範圍內的事乎？

話說得太多了，恐怕不免要引起人之心，而不高興起來，這裏且略說一些我對於本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希望罷。假使這一次的大會不蹈過去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覆轍的話。

文

第一、我希望在本屆的大會中，對於中國文人的生活能有一個切實保障的辦法提將出來，文人生活素來以清苦著稱，但過去生活費用尚低，勉強還可維持，現在則物價的高漲已達到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而文人特為養命之源的稿費却有限得很，即以米價來說，戰前每石不過十元左右，現在却高達每石一萬七八千元，漲起了千餘倍，而文人的稿費最高還不過千字三四百元，較戰前的最高額千字五元不過漲起了五十倍至八十倍，試問二者如何能夠相抵？過去一個文人發表一萬字左右的文章，一月生活即可維持，現在却非發表七八萬字一月不可，人非牛馬，何來這許多精力每月寫七八萬字？即使能夠寫成，又何來這許多刊物發表？近來文人們的紛紛改行，正是無怪其然的事，長此以往，勢非造成文化的沙漠不止。所以怎樣提高稿

費，保障文人們的生活安定，使他們得以安心寫作，無疑地將是出席本屆文學者大會的代表們第一個值得考慮的課題。

第二、我希望在本屆的大會中，能夠成立一個大東亞文學者的團體，每一個出席的國家單位，都能選派代表常川駐在這團體裏面，地點則不論設在日本也好，設在中國也好，這不但能夠增進大東亞範圍內各民族的協和，彼此相互了解，而且這團體可以作為執行歷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議決案的機構，使得這些議決案不致成為紙面文章，永遠不見實行。

第三、我希望出席本屆文學者大會的中國代表們，勿再抱着個人出風頭主義，而能切切實實的做出一些成績來，尤其希望勿再發生假借外人勢力，意圖排除異己，甚至不惜反噬恩師，結果只是自暴其短，如引起知堂老人舉行破門典禮等類的「不幸事件」。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去年前年兩次在日本舉行，都有很完滿的結果。現在第三屆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將在中國舉行，當然也一定會有很美滿的成績表現出來。在此大東亞戰爭決戰的關頭，現代戰爭最基本的消耗乃是物資，文學是精神方面的事情，似與戰爭沒有直接關係，面臨着血戰而談文學，似乎太迂遠了。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戰爭的

第四、我希望出席本屆文學者大會的各國代表們，大家都能抱着平等精神和衷共濟，共同闡發建設大東亞的理想，而勿抱着某種優越感，歧視其他國家的代表，過去白種人之所以使人厭恨，就是因為他們始終抱着種族的優越感，看不起其他民族，而他們失敗的原因也正在此，現在當不致再有任何國家蹈他們的覆轍。同時，一切諷罵式之類的演詞，在本屆大會中，也希望盡量避免，例如片岡鐵兵氏在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席上大罵中國某老作家，這態度我始終認為是失當的，希望在本屆大會內勿再發生。

正在寫着這篇「希望」的時候，恰好出席本屆文學者大會的上海代表名單已經發表了，這裏面差不多有一半是熱人，我因此感到前面寫的批評口氣似太嚴重，但既然是熱人居多，大概總可以原諒的，也就隨他去吧！

其是重工業發展的問題，但這也要靠精神的運用，精神旺盛可加強工業的發展，加大戰具的效果。精神頹喪的，不特工業界常有矛盾發生，前綫也常有浪費飛機彈藥的事情。所以戰爭的精神還是非常重要，因而面臨血戰而發動文學運動，實仍有其重大的意義。而這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中國舉行，意義實更深長。筆者不敏，在此大會即將舉行的時候，謹略抒個人的希望，藉供參加會議者的參考，並祝會議之圓滿成功。

第一、希望因此次大會的舉行，東亞各地文學者蒞臨中國，能夠充分發揮理智與感情的力量，充分發揮文學的力量，加強中國人民的戰意。中國離現代化的國家的基礎尚遠，此次戰爭時期既長，變化又多，一部分人民至今尚有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至於如何參戰，更根本沒有人想到。最多有一部份人想着現在幫日本的忙，將來或許可以得到一點報酬，甚至有若干在日本人，也隨和着作此種想法。至於英美人士，他們利用着中國初期作戰的情緒，鼓勵而煽動着非「抗戰」到底不可。結果在此次世界戰爭的大漩渦中，中國本身竟分成了兩個陣營，在此時期的中國國民，其心理上的苦悶實千百倍於日本國民；此時的日本國民，戰爭目標極為明顯，祇要抱定決心戰勝英美，並且已實在的在痛快地揮灑熱血，向敵人猛攻，藉以效忠祖國。可是此時的中國國民，一方面炫於英美的宣傳，戰意終不具體，同時因為本身基礎的軟弱，沒有方法上前綫，不能痛快地流血，精神上也就由苦悶

我們需要批評家

周毓英

而頹唐，看到都市中一般人生活的糜爛狀態，決非甘心如此，實有其一定的環境關係和感情信念。文學是溝通人類感情的工具，也是解除心理苦悶的工具，日本因乘此次會議而來華的作家一定很多，我想有力的作家不單能影響日本，而且一定能夠影響中國，所以強化中國的戰意，這是我對此次大會的第一點希望。

第二、希望此次大會的舉行，確實能夠有助於中國文學的成長。本來一國的文學，自有其本身的基礎，外來的助力或阻力，祇是一種較小的影響，最多不過時間或量的方面造成一種偏重或畸形發展的現象而已。個人目的過於強烈的作家，到中國來專重找偶像，或貪圖省力找「文化跑街」，結果偶像們的作品原是不進步的，他正好利用國際關係來支持生命；而文化跑街呢，殷勤的笑臉和美味的酒肉雖能使遠來的貴賓覺得快樂，可是這裏面卻沒有什麼文學啊！我覺

流光如駛，第三屆文學者大會又要在十一月中開幕了。記得第一屆文學者大會開幕的時節，我曾以建立東亞各國文化交流的機關為提議，如今雖沒有大規模的組織，但是雛形早已具備，翻譯的工作，也進步的楚楚可觀。就量的方面說，我們雖然不能認為滿意。就質的方面說，却做的很切實。我希望第三屆文學者大會將發揮更大的力量，將已成就

多工作少說話

予且

得中國文學現在最需要的是批評家，批評家應試分辨雜草與花卉，將雜草芟去，扶助花卉成長起來。日本的作家和批評家不必以過分憐憫的態度，看不到花卉便把雜草插在花瓶裏，聊以解嘲，那樣不單傷害了中國作家的自尊心，在大東亞的文藝關係上恐怕也會造成不可想的矛盾。又許多的中國作家都過着非人的生活，長衫階級的負擔，不及黃包車夫三分之一的收入，深深地感覺着戰時生活的威脅，現實生活的悲哀絕望，要他們對戰爭感到如何興奮，如何樂觀，恐怕是一種苛求吧。文學之政治的目的，中國的作家們都能夠了解的，問題是怎麼樣可以讓他們走上去，這本來是中國自身的事情，但此次大會如也能加以注意，却是大有助於中國的文學，也就是有助於大東亞的文學運動，這是我對於此次大會的第二點希望。篇幅限於此處，只能寫出這兩點最大的希望了。

的切實工作緊握住，再就量的方面加以發展和擴充。

就中國方面說，事變之後，文壇幾乎成爲廢墟；兩三年來，經過文藝界同志的努力，已把這廢墟現象化爲繁榮了。回顧過去，我覺得我們還缺乏了聯絡和交換。我希望我們能在大會前後，有密切聯絡的工作表現出來。這樣一面可以使大會的內容更形充實，一面可以使大

會的議決，推行順利而有力量。

目前寫作界感到最大的困難，就是紙張的配給，印刷費的高昂以及銷路的呆滯。我亦希望大會在這方面能有力量，使寫作者寫成的著作，得以迅速便利的出版，或者其他的發表機會，使他們在精神物質上得着一些酬報，他們纔可以安心繼續的寫作。這不是少數寫作者所能爲力的，一定要各方面予以協助，然而方能生效。

站在一個寫作者的地位，應該多工作少說話，我說的也就到此爲止。我希望我們以工作求進步，以工作求聯絡，更以工作爭取勝利。

扼腕談「任務」

離石

總算不寂寞文壇，也不寂寞東亞，文學者大會，到今年是第三屆了。出發點是在以文學報國，這是無庸置喙的事，前兩屆自有其成績可考。本屆搬到中國來舉行，我們是具有極大的希望。前幾天讀報，知道有好幾位有名作家，發表了他們對於本屆大會的懷抱，都是語語動人，字字驚心，頗爲中肯的老實話。憶及過去兩屆大會的出席者，也曾都有這樣的談話，至今猶銘心版。

以大家聚精會神在會議席討論，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任务了。至於要執行大會所討論的決議，那又是各地文學者的任务，不單是代表們的任务。自大會結束所交下來的議案起，其任务須要各地文學者徹底的執行。

在偶然一個機會中，得與吉田東祐先生談起一些關於不重要的文化界情事，其中他曾說：不久他要寫一篇「和平區文化人的任务」，可惜內容如何，因爲未見其文，不得而知，但因此我想到文學者大會。本屆的集會，大約也不過是以「東亞文化人的任务」之類爲討論的中心。於是對於任务二字，頗想說幾句話，或者就爲對本屆大會的希望吧！

可惜在事實上，大會任务終了，代表們的任务也終了。各地的非代表之文學者，都並不關心大會的決議，於是不引以爲自己的任务。乃至那些出席大會的代表，也不以爲是自己的任务了。換句話說，大會開過便了。證諸此二屆大會，大概不免有這樣的情形吧！他們不是不知有任务，也不是不能夠勝此任务，爲什麼又不執行此任务呢？原因乃是大家忽視此任务耳。

任务有的是指派的，有的是天然的，如出席者名之曰代表，是指派而非天然。從奉派出席到閉會回家，任务便爲終了。代表們的任务當然注重在討論，所

由文學報國推而至於文學報大東亞戰爭，都是十分明白的任务。當代表出席是任务，討論決議是任务，最低限度代表們開會以後去執行決議也是任务。依照前二屆大會的慣例，似乎執行決議任务者，在中國尙尋不出什麼人。代表回國之後，似乎只有發表談話才是任务，

任務有的是指派的，有的是天然的，如出席者名之曰代表，是指派而非天然。從奉派出席到閉會回家，任务便爲終了。代表們的任务當然注重在討論，所

由文學報國推而至於文學報大東亞戰爭，都是十分明白的任务。當代表出席是任务，討論決議是任务，最低限度代表們開會以後去執行決議也是任务。依照前二屆大會的慣例，似乎執行決議任务者，在中國尙尋不出什麼人。代表回國之後，似乎只有發表談話才是任务，

以後也就完了，正犯了「決而不行」的毛病。若是決而不行，又何貴乎決呢！其次在任務之外，還有關於提議事項，自然集中了大東亞各地的文學者代表，都是優良的，老成的，對於提議事項，自有其獨特處，必需處。覆接上二屆的議案，皆可以知道的，在華言華的我們，今後對於中國文學者的任務，用現階級的需要來說，是有其特殊性的。不久以前，陶晶係先生用「文學與教育」為題，發表了一篇偉論（見新申報九月十七日星期論文）語頗懇切，深中時弊，末後曾向文學者大會提議，希望對此一問題加以討論，我們是絕對表示同情的。

還有一件更迫切的事，不說大家也知道吧：就是中國文學者乃至所有文化人的生活問題，在今日已到日暮途窮的境地，未知名者且不說，即如有些素有聲望的作家，還是「養字不足以療飢」，其

他更可以想見了。就筆者所知道一位譚正璧先生現在貧困得迫他託人出售心愛的藏書「縮本四部叢刊」，用以付償舊欠，維持生活；又一位中華書局編輯呂伯攸先生，貧困得自兼娘姨，他的理由是每月作稿的收入，不上三千元，而僱用的娘姨開銷工資與伙食，在三千元以上，也就只好擱筆不寫文章，動手兼作娘姨雜務去了。因此希望文學大會，對於文學者的生活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得設法補救，不然，恐怕長此下去，文學者不修行便會餓死了，還說得上以文學報國乃至報大東亞戰爭麼？根本文學者一個一個的少了。

中國的被官方文化負責者所選定為第一流的足以代表中國文藝的同志們，對於大會所決議的議案，究竟有無遂行的業績，以顯示於舉國民眾之前？誠實實說句不容氣的話，那是幾乎可以說「無」。當每一次我們的代表們結集出發東渡日本的時候，我們看見了他們的希望與企圖的文章，我們跟隨着看見了在舉行大會時的熱烈的討論，同時也看見了他們的確在仔細地研考彼邦的文藝之展開的現況，以便作回國時的從事於文藝工作時的參攷；然而迨夫此盛大之大會一閉幕，代表們挾着了大會的決議，回返故國以後，於是不是束之高閣，便是使他放進陳箱舊篋之內，既毫無文學報國的使命表見，更遑論大東亞文藝之建設了。我們所看見的這些堂堂的代表們的作品，依然是在廢墟上嘆息着悵悵的氣息，依然在風花雪月裏吟詠着感

過去，先覺的文化界的先知之士，常對於中國的官僚們的舉會，有一種雖諱而不失為真實的妙語，那便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觀於友邦的文學者自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如何忍勞忍苦地努力於文藝報國之本位工作，如何勇往前進建設大東亞主義的新文藝！反觀我們的文藝者的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反躬自問，能不增愧？

牛步化的前導者

吉士同

為完成文學報國的使命，為實現大東亞文藝的建設，於是在東亞的自有文學運動以來的文學史上，有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的產生。這一年一度的空前的盛會，開始於一九四二年，（即民國卅一年）到今年是第三度的集合。我雖非大東亞「文學圈」內的手執犁鋤的一員耕耘者，但當此三屆大會行將揭幕的前夜，敢就個人的譴陋之見，以貢獻給參與此次盛會的中國的文學者代表。

開的地點為日本的東京，而今年第三屆的代表大會，則由中國方面主權，而開會的地點，亦已決定於國府所在地的南京。行見共榮圈內之大東亞各國的以報國為使命的文藝工作者，濟濟多士地畢集於此在歷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性的金陵古都之內，展開東亞各國的文藝者對於文藝之服役於戰鬥的熱烈的討論，與任務之展開的企劃，實在覺得有不勝欣幸之感。

不過，徵前足以啓後，我們在目睹此大會行將揭幕之際，對於過去兩年以來

轉移文藝工作之新的風氣，實為厲階！（的生活），我人試試目以觀吧！

大會的主催者是日本的文化界當局，召

不過，徵前足以啓後，我們在目睹此大會行將揭幕之際，對於過去兩年以來

轉移文藝工作之新的風氣，實為厲階！

（的生活），我人試試目以觀吧！

把握民心第一

文

友

(7)

日本軍政界名宿宇垣大將最近來華遊歷，訪問我國朝野名流，交換對時局之意見，其對中國政治社會之觀察，頗為深刻，歷次發表高論，均極中肯綮。雙十節在南京對記者團發表談話更對中國有所期待，氏云：

「為完遂戰爭期待於中國之人力物力，想必無如何困難，為戰爭之必要，雖有種種手段，但最重要者，仍為把握民心之一點，如此點不能做到，乃係由於努力之不足，或指揮不得法，或發揮其效果之時間不足。」

此種論調，深切時弊，我們因而感想到本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小磯首相在翼贊政治會演說，亦謂：

「此際最迫切之問題，願為政府仰體天皇陛下之意旨，省察民心所在，進而把握民心，使之心悅誠服，以與政府協力，然其先決條件，則在於結集各界各方面之政治力，蓋惟有如此，始能統合并確立政治之指揮以順應國策；亦惟有如此，國民戰意始能發揚。」

他們兩位的言論，雖一則以中國民衆為對象，一則以日本民衆為對象；一則期待中國政府，一則本身自加勉勵，然

同以「把握民心」為當前急務。本來，把握民心，實為統治學上最主要的原則，我們先哲關於這個問題，發導許多精義，如孟子云：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心，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管子牧民篇云：

「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危絕，我生育之。能逸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

太公六韜云：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急，濟人之急者

，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荀子云：「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湯武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政令制度，所以接百姓者，有非理如毫末，必不加焉，故百姓親之如父母，為之死亡而不偷也。亂世不然，使愚詭智，不肯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為之死，不可得也。」

劉向說苑君道篇載河間獻王曰：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上述各家所論把握民心之重要及所舉把握民心之實例；均屬千古不滅的至理名言，放諸四海而皆準，傳諸萬世而不悖，值得後人效法。尤其在中日全面和平遲遲尚未實現而大東亞戰爭已屆決戰階段的今日，國府要動員人力物力，貢獻於大東亞戰爭，固非先能把握民心不為功；而為促進全面和平的實現計，更非把握民心不可，必須把握和平區的民心，然後才能爭取抗戰區的民心，必

須把握抗戰區的民心，然後全面和平才有實現的可能。國府還都三四年來，不但抗戰區的人民尚未歸心，擁護國府，贊成和平，即和平區內，亦不免有人心渙散，民怨沸騰的現象。陸宣公有言：「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當前急務，應該使和平區的政治修明，民生改善，使近在和平區的人民心悅誠服，近者悅則遠者自來。我們檢過去三四年中政府所以失民心的原因，對症下藥，認為有五點亟須改善的地方：

一肅清濫兵遊匪整飭軍隊風紀

今日的和平區，本是事變以後的戰區或游擊區，國府還都以來，地方秩序雖漸告恢復，但地方治安，尚未能確保。濫軍游匪，遍地縱橫，兵匪不分，羣盜如毛，需索派捐，綁架勒贖，焚燒劫掠，無惡不作。而且有許多地區，和平軍，渝軍，共軍同時存在，彼此去彼來，地方治安情形，尤其紊亂不堪。和平軍因為創建伊始，或係投誠來歸，論其素質，良莠不齊，其中除一部分節制之師，紀律尚稱嚴明外，其餘如係收編各種零星勢力而成軍者，紀律均不堪聞問，騷擾地方，魚肉人民，干涉稅收，大事搜括，窮僻村鄉，雞犬不甯，而因其為正式軍隊，人民更只有忍受一切痛苦，呼籲無門。因為濫軍遊匪之衆多，軍隊紀律不良，地方治安遂無從確立，人民不但不能安居樂業，生命財產亦失其保障。在全面和平尚未實現之今日，和平

文

區的人民對於政府固不敢存若何奢望，只求減少一點痛苦，可以安居樂業，稍舒喘息，生命財產，得到保障，而政府既以救國民號召全國，至少亦須使其政令所及的和平區內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然後始能獲得人民之信賴擁戴，因此對於地方治安不能不求確立，對於軍隊紀律，不能不加以整頓。當前急務，首在對各色濫軍，實行編遣，嚴格淘汰；對各地游匪，痛加清剿，不稍姑息；同時尤須認真整頓軍隊紀律，務期風氣一新，上下肅然。必須國軍紀律嚴明，然後始不擾民，始能剿匪。若長此優容放任，則國家養兵，徒然殃民，而且隱憂重重，後患將不堪設想。

二 取消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

近幾年來，和平區內民衆普遍感覺痛苦，除受不良軍隊之騷擾，亦兵亦匪之蹂躪外，則爲苛捐雜稅名目的繁多，負擔之奇重。國府還都之時，其政綱第九條本規定：「整理稅則，減輕人民之負擔，復興農村，撫綏流亡，使其各安生計。」政綱儘管冠冕堂皇，而實際上又是一會事。這幾年來，上自最高政府，下至縣區鄉保長，以及地方軍隊，稅收人員，人人可以在國家正當賦稅之外，任意巧立名目，徵收捐稅。概括言之，只要門上釘塊牌子，身上穿件制服，襟上掛個徽章，便向老百姓要錢的權力。任意誅求，毫無標準，恣情剝削，漫無限度，致令人民不勝負擔之苦，農村破產，百業蕭條，愁苦怨嗟之聲，到處

皆是，民不聊生，至於此極，與政府「使其各安生活」之政綱，完全相反。最近當局又高談鄉村建設，殊不知今日鄉村捐稅名目之多，不勝枚舉，農民負擔之重不能想像。鄉保長可以按畝派捐，按丁抽稅。駐軍向縣長要錢，縣長向區長要錢，區長攤歸鄉保長分擔，叫罵騷突，老百姓往往傾家蕩產，賣兒鬻女，尚不能抵償。馴至鄉村已漸成有田無人種，賣田無人要之現象，空談建設，何補民生？常此非常時期，政府要求人民貢獻其物力財力，本爲萬不得已之舉，人民亦有其義不容辭的責任，然必須有合理的標準，有相當的限度，庶幾取之於民而民不怨。如現在政府稅收的情形，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既無標準，又無限度，而層層剝削，人人中飽，人民受害無窮，政府所得有限，縱再加捐加稅，課盡錙銖，亦不過徒飽貪污者之私囊，供私人之揮霍，對國庫無與，更無補乎大東亞戰爭，而加重人民的負擔，招致人民的怨憤，尤屬得不償失。政府爲挽回人心計，必須認真「整理稅則」，廢除一切苛雜，嚴令各級地方政府，不得私立名目，剝削人民，尤須嚴禁軍隊干涉稅收，直接需索，一面則嚴懲貪污，剔除中飽，務使國家稅收，涓滴歸公，則不特可以減輕人民負擔，挽回已失人心，并且可以增加國庫收入，減輕財政困難，國計民生，一舉兩利。

三 限制物價高漲安定人民生活

物價不斷的飛騰上漲，實爲當前最嚴重

的問題，已造成普遍的生活恐慌，整個和平區的人民都受其威脅。物價上升，本爲戰時不可避免的現象，或由於通貨膨脹，或由於物資缺乏，或由生產減少，或由交通停滯，或由商人操縱，種種原因，錯綜複雜，問題極不易解決，人民亦最感痛苦。戰時國家，莫不如此，特在他國，因爲管理妥善，統制嚴密，故其問題遠不若今日中國之嚴重。如盟邦日本事變以來，物價統制得宜，簡直不成問題。我國物價問題發生以來，人民因切身利害所關，即不斷的呼籲政府作有效的管理，政府當局亦不斷在文字上或口頭上以設法抑平物價安慰人心，統制經濟的機關紛紛林立，管理物價的法令應有盡有，但一切努力，完全失敗，且往往因官方措施之刺激，反使物價如脫韁之馬，騰踊飛奔，不知所極。政府信用，損失於上，人民生活，恐慌於下，無庸諱言，這實由於人謀不臧，對策未善。如機關太紛歧，事權不統一，辦法欠周密，人事不健全，都是重要的原因，而人事的關係尤大。在年來貪污風氣盛行之下，統制經濟管理物價的機關，尤多作奸犯科舞弊營私的機會，往往官商勾結，或者官商兼營，貪官以奸商爲爪牙，奸商以貪官爲背景，狼狽爲奸，混水摸魚，政府對於管物之人，尤其管人之人，尚且不能管好，則管理物價，焉得有效果可言？時至今日，人民對政府已不敢存若何奢望，期待政府將物價抑低，但至低限度，亦望政府盡最大努力，以切實有效的方法，來安定物價，戢止漲風。政府當局如果有深刻的

責任感，對於這萬分嚴重威脅整個和平區人民生活的物價問題，也不能漠視無動於中，不謀解決對策，否則，事實上陷於無政府狀態，任其自然推演，甚至推波助瀾，其嚴重後果，將不堪設想。倘若認爲困難太多，確無辦法，則不必空言慰藉人民，不如乾脆將所有統制管理物價的機關一齊取消，不但可以節省公帑，并且可以減少許多足以刺激物價的反作用。孟子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想我賢明當局，必不忍坐視「斯民飢而死也」。

四 嚴懲貪官污吏樹立廉潔政治

貪污本是中國政治上最大的病態，自昔已然，於今爲烈。這幾年來，在抗戰區內，官吏則大發其「國難財」，在和平區內，官吏則大發其「和平財」，大官大貪污，小官小貪污，長官枉法於上，屬吏濫職於下，幾於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甚至有所謂集團貪污，如最近滬市特稅舞弊業者，規模之大，眞足令人咋舌。因爲貪污風氣的盛行，不但官常敗壞，政治黑暗，並且障礙政府政令的施行，影響國家建設的推進。任何福利利民的美政，在外國行之則有效，一到中國，因爲不肖官吏舞弊營私，上下其手，便成爲禍國殃民的惡政。國家多一新建設，此輩不肖官即多一營私的機會，政府增一新令此輩不肖官吏即多一舞弊

友

的門徑，上面侵漁國庫，下面剝削人民，國家有形無形不知受多少損失，人民直接間接不知受多少痛苦，他們爲政府市怨，政府爲他們受過，而受害的總是老百姓。選都之初，陳公博先生即首先提出「廉潔政治」的主張，認爲這是「和平建國的基本條件」，三四年來，廉潔政治，始終可望而不可及，貪污風氣，則猖獗蔓延越來越盛。現在陳公博先生代理國府主席，正可實現過去主張，澄清政界風氣。今日非嚴刑峻法，不足以懲治貪污，尤其非懲辦幾個大貪污，不足以懲一儆百。必須嚴懲貪官污吏，始能恢復政府威信，樹立廉潔政治，必須樹立廉潔政治，始能一新國民耳目，挽回已失人心。陳公博先生曾說：「倘若政府不能廉潔，絕不能得到和平，政治不能廉潔，也不能達到建國，」這是三年以前的話，今日的情形，果不出陳氏所料，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及，只看政府的決心與當局的誠意爲何？

五 設立民意機關聽取國民呼聲

國民政府政綱第五條規定：「設立各級民意機關，網羅各界人才，集中全國公意，以養成民主政治。」第六條規定：「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還都至今，已三年零七個月，不特國民大會，未見召集，憲法未制，憲政

未行，即各級民意機關，亦概未設立。最近會一度盛傳政府將成立機關，現又歸於沉寂，大概已作罷論。語云：「與國人交，止於信。」煌煌政綱，可以束之高閣，不求實現，試問如何獲得國人的信賴。根據國民政府政綱，實施憲政，固爲根本要圖，設立各級民意機關，尤屬當前急務。因爲政府一切政策，尤其戰時一切重要設施，都和國家民族前途，及人民大眾生活有關，如果政府不廣採民意，博徵輿情，取得人民充分的了解和同意，即得不到人民的擁護，因而也即不能順利推行，貫徹實現。必須政府尊重人民公意，人民擁護政府國策，政府人民，打成一片，然後政府政策，才能推行順利，完成貫徹，可見民意機關的作用，並不是消極的監督政府，而是積極的支援政府，政府當局又何必談虎變色？而且好政府也決不怕人民監督。盟邦輿論界泰斗德富蘇峯翁最近曾大聲疾呼，謂：「爲政者第一要信賴國民，第二要敬重國民，第三要聽取國民之聲，第四要停止官僚本位政治而實施國民本位政治。」認爲必須如此，才能「使人心悅誠服」，才能「爭取人和」。名言諱論，洵足供我國執政者之參考。今天政府欲把握民心，爭取人和，亦必須尊重國民意見，聽取國民呼聲，實施國民本位的政治，因此更有設立民意機關的必要。重慶方面尚有國民參政會及各省縣

參議會的組織，故抗戰區內人民多少還能表現一點意見，和平區內連這種機關都沒有，試問如何把握民心，爭取人和？爲今之計，亡羊補牢，必須設立各級民意機關，溝通官民意見，使下情上達，上情下通，政府了解人民的需要與痛苦，因而滿足其需要，解除其痛苦，人民了解政府的方針及其困難，因而全力協助政府，打破困難，貫徹方針。民意機關對於政府，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願我賢明當局，急起直追以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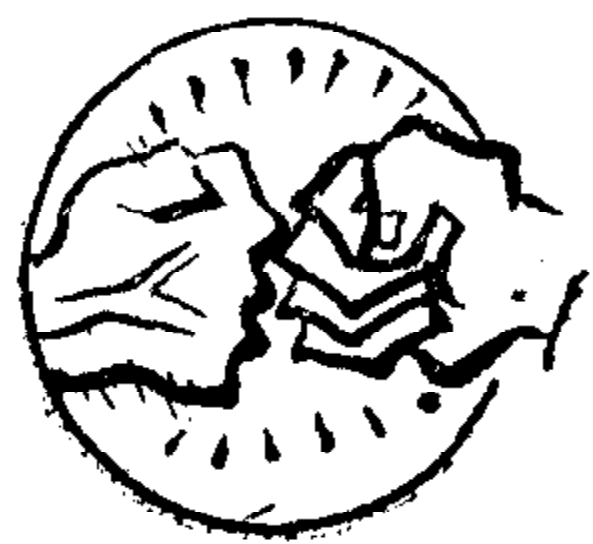
上述五點，都是犖犖大端，如能一一做到，修明政府，改善民生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休養生息，人民對於政府，自然心悅誠服，既使和平區內人心悅誠服，便不難得到抗戰區的人心歸向，促進全面和平的實現。固然，大東亞戰爭尚在進行之際，中國必須貢獻其人力物力，協助盟邦爭取最後勝利，因此不得不要求人民忍受一時的痛苦犧牲，唯其如此，更不得不先把握民心，守垣大將的話，足以發人深省。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

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我們今日的口號，是「同生共死」，能「同生」即能「共死」。亦必須先能「同生」，然後才能「共死」。「能逸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死亡」，「百姓親之如父母，則爲之死亡而不偷」，生民則致貧臨，使民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爲之死，不可得也」，管荀三子的話，是極值得當局再三致意的。

獅子牙粉

品質優良
齒潔口香
既防蟲蛀
又免牙疼

上海獅子牙粉公司
天津小什字



論國家盛衰興亡之道

丁滄海

立國於大地，劃疆分界，擁戴其元首，各統治其政府，聚林林總總之民族，而名之爲國。於是君主國焉；有民主國焉；其政體有分爲內閣制焉；總統制焉；又有所謂獨裁制焉。縱覽古今，橫貫中外，其國家有昔盛而今衰；或前興而後廢，竊嘗推究其所以盛所以衰，及所以興所以廢之理由及原因，實更僕而難數。然綜合討論之，研究之，其間興亡成敗之前因後果，有可得而言焉。

故民族之盛衰，即爲國家之盛衰，兩者蓋有不可分離之勢。今試就東西洋兩大民族分析言之，其民族性各有短長；而其更衰迭盛之形態觀之，則各有其特殊之點，劃分爲兩大界。

(甲) 西洋民族之遞演

在歷史上之陳迹，該民族之特性，富於創造精神，其權利思想，亦極發達。而按其系統，皆出於條頓種族；其派別大致分爲拉丁 *Latins* 民族、日耳曼 *German* 民族、斯拉夫 *Slaves* 民族——

爲三大民族。此三大民族中，以拉丁族發達爲最早。中古時代，羅馬大帝國之勃興，盛極一時，迨東西兩羅馬分立，漸即衰微矣。迨航海之事業興，西班牙葡萄牙人，遠闢殖民地於新大陸，迄今繁殖於南美洲，如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等國皆屬之；故有「拉丁亞美利中洲」之稱焉。即美國（合衆國）民族中，實合盎格羅撒遜民族與拉丁民族混合而成者也。其在歐陸，自羅馬帝國崩裂後，迨至近古，復有意大利之文藝復興，而法國自拿破崙崛起，其鐵騎縱橫於歐陸，比之於現代德之希特勒，其武力殆堪伯仲；惟惜其一蹶於滑鐵盧乃致不能復振。故以現狀觀察之，拉丁民族在歷史上固足雄霸於一時，然至今已成爲陳迹。代之而興者，則爲日耳曼民族；其在歐陸足以代表一切者，則推德意志。其他如奧國、捷克、波蘭，以及比、荷等國，亦爲該民族之一分子；即英、美兩大國，其血統或不免有所糅雜，其實皆爲日耳曼民族之系統也。在前後兩次世界大戰中，德與英美，皆爲戰爭舞台上之出色角兒。獨怪其既爲同一民族，乃致互相殘殺，不能保其共存共榮，或者由於兩雄不克並立歟？綜而言之，日耳曼民族之國家，無論其孰盛孰衰，而其優秀傑出之精神，則在歐陸所不可磨滅者也。今後乘機會而勃起者，其惟斯拉夫民族乎？在昔代表此民族者，斷推帝制時代之俄國；今蘇聯執政者雖非同一般民族，然該民族之強毅勇敢，以刻苦耐勞，則含有東方民族之色彩。

（一）民族之關係 民族者，國家所賴以生存之磐石也。民族之強弱，其關係國家之盛衰，至深且鉅；民族強毅，其國家雖一時挫敗而終於復興；民族衰弱，其國家雖一時強盛而終於覆滅。赫胥黎氏之著天演論，其學說以「天擇、物競」二義，綜萬物之本原，考動植之蕃耗，因物變遞嬗，深究乎質力聚散之理；推極乎古今萬國盛衰興廢之由，而大要以任天爲治。該氏更主張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勝天，必究極乎天賦之能，而後其國永存，種族賴以不墜。民族性之優劣，即繫於天賦之本能；從是發揚而光大之，乃能競勝爭存於二十世紀之世界。納粹主義之國家，合民族國家爲一體。（Nationalism）孫中山先生所著三民主義，亦以民族主義冠於其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應運而興者，如歐洲中部，有捷克斯拉夫國（合捷克、斯拉夫二民族而成）；其南部則有巨哥斯拉夫國（即南斯拉夫國），足徵該民族已由歐洲之東北部，而發展至中、南部，其權威殆不可侮。此次世界大戰之結果，雖尚難預測，然其不屈不撓之精神，足以雄視歐洲，而爲三大民族中後起之秀，可斷言也。

(乙) 東方民族之樹立

東方民族，其歷史最古，其開化亦最早；雖謂西洋民族，拾其緒餘可也。惟自西力東漸以來，西部之亞細亞諸國，如土耳其、阿富汗、俾路芝等，已被英人所操縱；中亞如印度、緬甸，更爲英人所宰割；而印度支那半島諸邦，除泰國尚保持其獨立外，其間安南則屬於法

馬來半島中之各小國，又爲英所夷滅。至南洋羣島諸國，殆分屬於英、荷、美、葡所統治。其在東亞方面，惟我國與友邦之日本，尙能與西洋民族相頡頏，巍然雄峙於太平洋。東考東方民族之建立，若加以分析，則西亞諸國，屬於土耳其（即突厥）民族，如土耳其、阿富汗、俾路芝等屬之。中亞諸國，爲印度（即身毒）民族，如印度、緬甸等屬之。印度支那半島諸國，爲交趾支那民族，如安南、泰國等屬之。南洋羣島及馬來半島諸國，爲馬來（即櫻色種族，一稱巫來由）民族，如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斐律賓，以及馬來各聯邦屬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民族，已克稱中興。今次之大戰，友邦日本以非常之手段，使印度民族、交趾支那民族，以及南洋羣島之馬來民族，脫離英、美、法、荷之轆轤，完全爲東方民族謀其解放，建立邦家，此誠千載一時之機會，而亦東方民族復興之曙光也。

（二）文化之關係 一國之文化，即爲一國命脈之所寄，國族所賴以生存者也。文化之作用，凡道德、宗教、文字、藝術，以及技能、知識等皆屬之；其涵義甚廣，其效果亦甚宏。若以物質比較之，則文化爲「形而上」之精神所在；物質僅爲「形而下」之動作也。故物質有時而窮盡或消滅；文化則無所謂窮盡，而永久存在。國家盛衰興廢之由來，胥視文化以爲水準，文化低落者，雖盛必衰；文化昂揚者，雖廢而復興。不觀古代之希臘、羅馬乎，羅馬帝國強盛時，曾併吞希臘；惟羅馬因輸入希臘之

時，曾併吞希臘；惟羅馬因輸入希臘之

文化，且不惜求學於希臘，於是羅馬帝國反為希臘文化所同化。故歐洲人有恆言曰：「羅馬以武力征服希臘；希臘以文化征服羅馬」，非無故也。至今披閱地圖，羅馬帝國滅亡已久，希臘古國，則巍然尚存，此則信而有徵者矣。即以我國古代文化而論，已歷五千年悠久之歷史；當晉代五胡種族，入踞中原，黃河以北之文化，掃地殆盡；然當隋唐崛起，文化復興。有唐一代，文物典章之盛，無遠弗屆；東及於高麗、日本，南及於安南，北至北庭，西至安西，文化之力量，足以感被一切，足徵文化為國家命運之維繫。南宋以降，金源蒙古，蹂躪神州，文化之不絕如縷；朱明代興，中國文化，又復昌明焉。近世紀以還，雖西洋文化，漸次輸入，然我國固有之文化，究不能因此而消沈，或者反足使中國文化漸涵蓋西洋之文化，此則差堪自信者也。友邦日本，在唐代固嘗沐浴中國之文化，然其民族之文化，二千年來，固自有其悠久之歷史。所謂「武士道」、「大和魂」，皆其民族文化之表現。此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物質上如古代偉大之建築；圖書之蘊藏；寶物之留遺，不免多所毀殘或致不能恢復，惟其精神上之文化，至戰後仍有復興之一日。吾故曰：文化之存在，即為國家之存在，亦無不可。

（三）政治之關係 世界各國，無論君主國家，抑民主國家，要在得人而治，故中庸有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歷觀古今歷史所載，如君主國家，其聖君賢相，相助為理，則其國盛強；反之，如執政者昏闇無能，或大權旁落，則其國衰亡，中外古今，殆如出一轍。今世競言憲法以為治國之工具，固矣；然荀子云：「有治法，無治人」；孟子云：「徒法不能以自人」。蓋僅主張「以法治國」，然不得人以治理之，雖有良法美意，終不克見諸施行，或且背道而馳焉；狡黠者或且舞文弄法焉。故言法治者必兼有人治，政治庶合於軌道，而國家以興。我國自清季以降，政治不綱，於是有改革法律之議，預備立憲，但功未及半，而清社已屋。民國以來，固從事於法治矣，然當係中山就任第一任大總統時，即頒布臨時約法；但袁世凱秉政後，即推翻約法而恢復帝制，雖未實行而法治之精神，則已漸滅殆盡。厥後軍閥迭興，政治紊亂，內禍旋作。雖其間擁護立法者，昌言法統重光；於是有一天壇憲法草案，繼之者，有曹錕政府公布之憲法；然其時政以賄成，大總統之選舉，其投票每一票乃至出其代價，以達其總統之慾望，迨席不暇暖，竟遭排斥，此非假名法治之結果耶？故欲政治之清明，必先有賢明之政府，有賢明之政府，其國家之興盛，可立而待也。友邦日本，為君主立憲國家，憲法上所載：「有君主萬世一系，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等語，其尊重君主可知，其臣民皆克忠君愛國。今雖戰爭時代，臣民愛戴其君，毫無隔閡；此非賢明政治，曷克臻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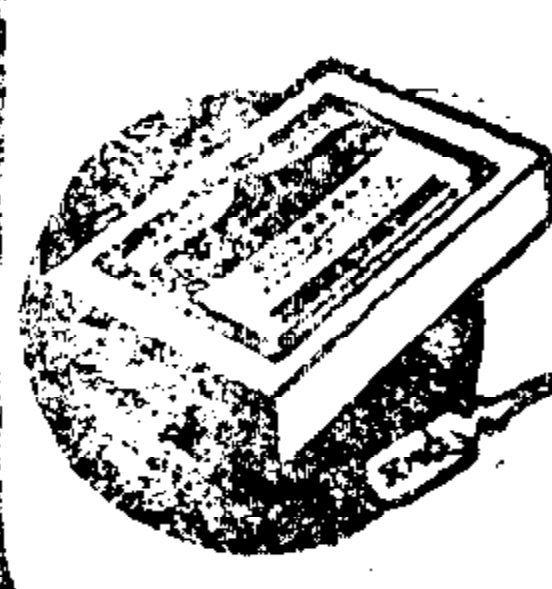
（四）教育之關係 教育者，所以培養國民之德性，而為國家重要施政之方針也。東西洋各國，無不重視國民之教育；良以教育振興，則國家隨之振興；教育衰微，國家亦隨之衰微，尤其是競爭存之時代，關於軍國民教育，更須特別注重。我國古昔教育，文事與武藝並重，教育之科目為六藝，「禮、樂、書、數」之外，更肆習於「射、御」。其軍國民之教育，則每年按季施以訓練——「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焉。故古代之兵，皆出於民；民強則兵強，而勃然以興，民弱則兵弱，而忽焉以亡。今代之所謂國民，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未技自為工商未技，平時教育既不及，更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一旦戰爭猝發，乃驅使未經軍事教育之人，效命於疆場，其可得乎？當中日事變以前，我國毅然欲恢復古代徵兵制度，亦嘗從事於壯丁之訓練矣；然因積習相沿，農民根本上不知報國之要義，更不識甲兵為何物，故多規避而不願前赴，且加以徵調不以其時，訓練亦不得其

人，遂絕無效果之可言。此固由於民族性之荏弱，相傳有「好男不當兵」之謬，故平時除耕食鑿飲而外，鮮有講習軍事之人，然亦由於在上者未嘗提倡軍國民教育，有以致之。此次世界大戰，在蘇聯所謂「紅軍」，不特男子駕其戰鬥，即婦女亦踴躍從征，故當兵臨城下之際，卒能返攻為勝，戰線延長數千里，兵力西南及於波蘭，東南及於黑海與巴爾幹半島，所向披靡焉。此由於民族强悍者半；由於平素軍事教育之普及者亦居其半。至德國在大戰前，早經實行軍國民教育，故能再接再厲，全國國民皆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為最後之奮鬥。友邦日本之教育，自明治維新以來，即改革教育宗旨，而為全國皆兵制。臣民自少時即受軍事訓練，訓練明滿，仍各執其士農工商之職業，故平時無養兵之費用，一旦有事，皆可徵調而入伍。且其民族多刻苦耐勞，強敢有為，更富於愛國心，凡此者，皆由教育上施以鍛鍊之效也。

上述四端，關於國家盛衰興廢之原因，皆甚鉅大。作者縱覽古今，橫貫中外，深維治國之要道，不外乎是，泚筆述之，以為治國者之殷鑒焉。

瘡病盜汗治劑 蘇吉那

夫瘡治瘡，自古已經應用，蘇吉那即大藥中之有這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製成，有殺菌殺菌作用，對於各種瘡病俱有良效，尤其與皮膚病之瘡是也。又對於盜汗及夜尿症亦有特效作用。



上海英大馬路一八八號



宣傳與吹噓

華明

凡是根據一件既成的事實，而把它傳播開來的，叫作「宣傳」。不根據事實，胡說八道地把它渲染一番的，叫作「吹噓」。故「宣傳」與「吹噓」是兩個極端相反的名詞。宣傳的範圍頗廣，宣傳的效力亦頗大。商業可藉宣傳而發達，文化可藉宣傳而發揚，政治可藉宣傳而強化。宣傳力量的強弱，是以事實的多寡為依歸的。事實越多，宣傳的力量越強；事實越少，宣傳的力量越弱。打一個淺顯的比喻：馬路上時常有賣膏藥的，把上身的衣服脫得精光，用拳頭或其他的器具，向自己的肩膊上肚間亂敲亂打，等到打傷了之後，便把所要賣的膏藥貼上去，表示藥性效力的宏大。他一方面做着那麼駭人的舉動，一方面又開口大事宣傳，說這藥如何靈驗，如何能醫重傷。當時的聽者，只是目瞪口呆，雖然聽賣膏藥者說得天花地亂，要將膏藥貼到自己身上的傷處，那是無法證明其事實的。等到覺得膏藥發生了效力，才相信賣膏藥者的宣傳，是合於事實，近乎情理的。不然，他的宣傳便是憑空吹噓，不足為信。而且，他越是吹噓，人家越不相信。因為他的膏藥與事實差得太遠了。

上面不過是一個最淺顯的比喻，其他的例子，真是多的不可勝數。一切宣傳之中，以政治的宣傳為最關重要。尤其在戰爭時代，政治的宣傳力量，簡直可以補救軍事上的不足。不過，正如上面所說，宣傳必須根據事實，否則便是吹噓。商業上的宣傳失敗，只是個人的失敗，政治上宣傳的失敗，却是整個國家的失敗。

打開天窗說亮話，自大東亞戰爭發軔迄今，我們中國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軍事擴張嗎？政治修明嗎？文化進步嗎？經濟穩定嗎？捫心自問，未免有點汗顏。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政府若不急圖事實上的糾正，而專事空言欺人，只不過「自說自話」而已。

連一點事實都拿不出，徒然向人民宣傳政府的德政，怎能「得民心」呢？所謂「得民心」，決不是一紙空言，單靠幾篇文章，幾道演講，幾張標語可以一舉成功的，乃是要用事實來證明的。

今天你在報端上大事宣傳，說是貪官污吏已經肅清，事實上那般屬員還是到處照樣舞弊敲詐；今天你在無線電台上廣播，說懲罰囤積居奇的好商，事實上奸商還是照樣囤積居奇，而且囤積居奇的倒不是奸商，却是官吏自己；你今天

在街頭牆壁上貼滿了五光十色的標語，說某某應當打倒，某某應當擁護，事實上某某既未被你打倒，而某某又並未受你的擁護。像這類的宣傳，豈不等於吹噓？像賣膏藥者的胡說八道一樣？不根據事實的宣傳，怎能得到人民的信仰？

反之：越是宣傳得厲害，越使人民不相信。人民既對政府失去了信仰，怎又能與政府合作，站在同一的戰線上呢？這豈不是等於反宣傳嗎？

我們拭目觀看，今日政府的宣傳，到底做了些什麼工作？

也許你要說，檢查新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功績。然而，所謂檢查新聞，只不過是箝制輿論的別名，政府自身既不

求上進，同時還得封鎖人民的輿論，只許歌功頌德，不許嚴格批評，這種自暴自棄，知過勿改的態度，還有什麼出息可言？聰明的檢查員，對於「黑市」的新聞要刪去，對於「刺激人心」的新聞要刪去，對於批評政府的言論又要刪去，殊不知開了天窗的空白，無異自打嘴巴

，政府既無法制止黑市，無法安定民心，無法封鎖人民的輿論，却又不許人民有說話的自由，試問這「黑市」如何能消滅？「人心」如何不受刺激？「批評政府」的言論，又如何能終止？政府為什麼不肯積極的革新政治，單要消極的檢查新聞呢？其中恐怕自身也有點缺憾

，心虛得不敢坦白自認其錯吧。也許你再要說，檢查戲劇，也是一件重要的宣傳事業。然而，自大東亞戰爭迄今，有否一部真正宣傳大東亞戰爭的劇本？所謂檢查，只是一個美名，在那些千篇一律，充滿色情文化的戲劇後面，批兩句：「該劇內容尚佳，擬予上演」，「的老調頭，敷衍塞責，想達到某種奢望而已。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盟邦日本，他們的人民，那一個不在埋頭苦幹，他們的政府何常不拿事實出來給人民看的？是的，他們也重視宣傳的力量，但決不是憑空吹噓，無的放矢。政府如果自己不肯爭氣，硬要人民歌功頌德，那末，縱使雇了大批宣傳員，一天到晚喊口號，貼標語，也不過替國家吹吹牛而已，實際上是毫無用途的。

任何國家，都有一個宣傳政策的。有的說了再做，有的做了再說。說了再做，是用宣傳預告事實；做了再說，是用事實證明宣傳。做了不說，那是個非同小可的國家，說了不做，等於向人民開空頭支票。儘管濫發，不問有否兌現的一天。中國的政府，到底是屬於那一種呢？讓各人自己去估價吧。

在這千鈞一髮，大東亞戰爭處於決勝階段的今日，政府如再一味箝制人民輿論，徒事憑空吹噓，那只有「失民心」

，而非「得民心」了。

略論當前教育改革問題

陸沉

時至烽火漫天，國土分裂的今日，凡是我們良心未泯，熱血猶存的中國人，愈益加強其愛國家，愛東亞的至潔熱忱。基於此種根本態度，凡有關於復興國家，保衛東亞的種種現象與設施，我們固莫不致其最關切之注意。所以對於這一個有關國族興亡的當前教育改革問題，我們自刻不容緩應予平實之檢討。在此，筆者謹據日常觀感所及，歸納為幾個重點，成此短文，以就教於賢達之士了。

教育原是國家行政部份之一環，故一般政治尚未達到廉明之時，而欲單純從事改革教育，這可說是捨本逐末，徒勞無功的。所謂政治廉明，就是任何大官小吏須具有廉潔的操守，明斷的風度；要是政治不貫徹廉明，那麼所謂政治也者簡直是個人發橫財，造地位的一種手段而已，根本談不到政治效率與福利民問題。不幸，數年來國家政績所表現的，却是一片貪污舞弊的劣跡正昭彰擴大起來。過去若顧周后胡等之米糧無弊案，以及風聞某某顯官等利用權力操縱市場，和近數月前上海特稅征收大舞弊，以及其他種種，這都證明當前政治的黑暗和貪污。要是這種幾成時下風氣的貪污惡習，未能剷除，那麼政治永遠不會上軌道，而其影響於教育方面者

亦巨且深。例如本學期開始時，有鄉人

來滬說起某某會活動松江縣立某規模較大之小學校長，運動費竟化掉有五六萬元。一個月內，筆者遇見一位棄教經商的友人訴述，本學期原擬往就上海市鄉區某初級小學校長，奈以上任前須化萬元運動費，而深怕將來短期內位置或生動搖，撈不到木錢，因此便不敢走馬上任了。還有曾聽到投考本市某著名小學的學生，竟須向各該級級任教師致送活動費約千餘元，才得錄取。我們從上述幾個事實，見到政治上貪污舞弊的風氣已侵襲進教育界裡。要是教育界不幸而染上了這種貪污惡習，那麼教育就根本宣佈破產了。所以政治上的養成廉潔風氣，嚴懲貪污，這個實在是改革教育的先決問題。

世人都說，德日兩國所以達到今日之強盛地位者，實得力於教育。我國自和平運動展開以後，固早以推行和建教育列為國家政策之一。但事實方面，對於教育經費的預算，還未設法提倡，報載南京市教育經費預算約佔全市總預算百分之二十，而上海市教育經費僅佔全市總預算百分之四。對於教育人員的服務，從無保障，如教育局長更動了，連帶着科長，甚至工役也換掉；校長一調換，教職員自然跟着重新聘定。此外對

於當前之學制問題，課程問題，師資問題，教科用書問題等等，行政當局都未切實注意。這種種正顯示着教育僅成爲國家行政上之點綴品；設使長此以往，這不僅斷送了教育，而於民族前途從此更覺黯然無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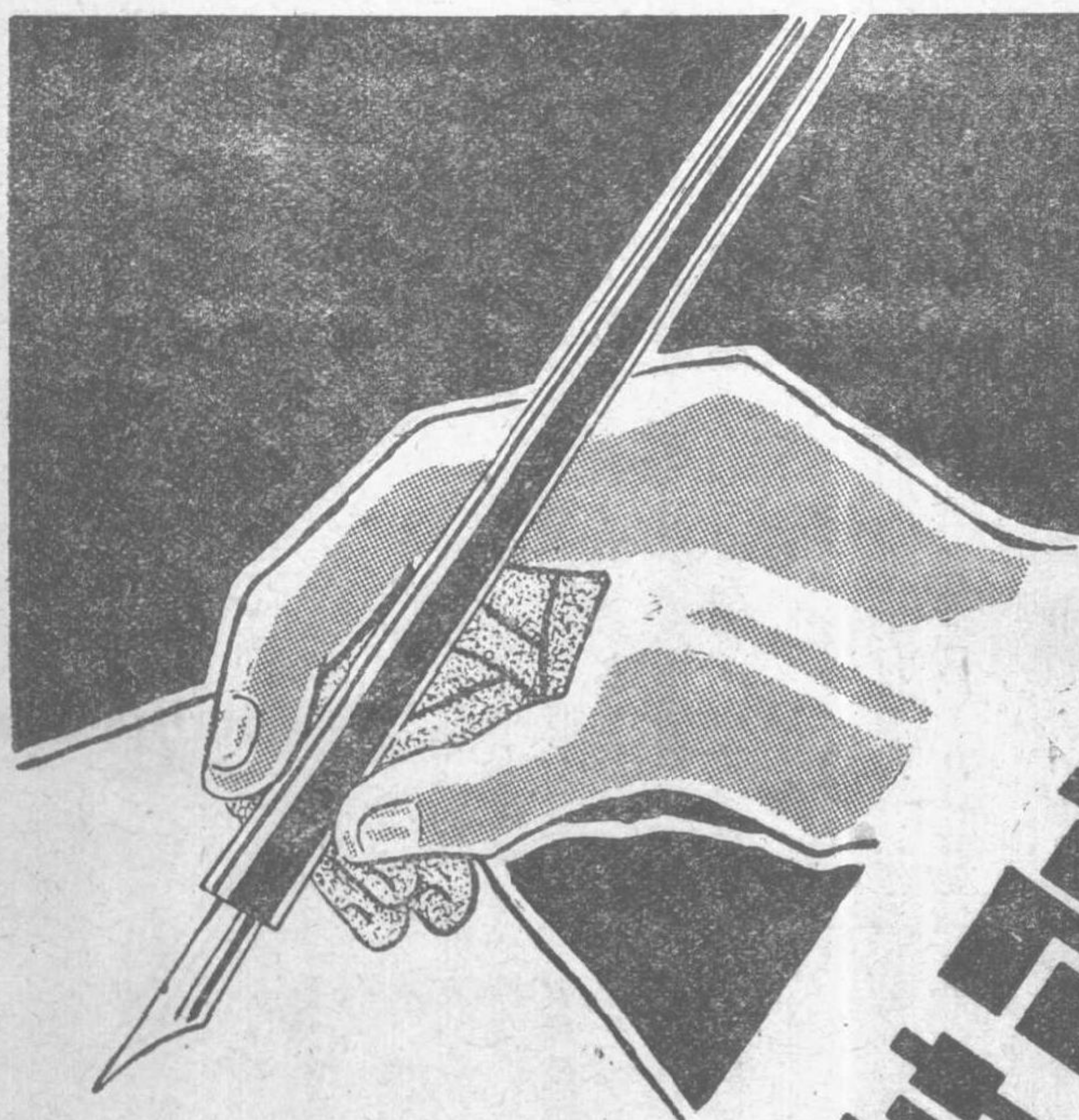
前面已說過，教育原爲國家行政部份之一環，而絕非個人之企業可比。我們在原則上說，在理想上說，教育事業應全部由國家主辦，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在國家還未強盛，財富不能勝任時，事實上國家對於全部教育事業實無力主辦的。那麼除由國家主辦一大部份教育事業外，還有的學校儘可由社會團體或私人主持，這也未始不是一種權宜辦法。但學校行政設施方面，須絕對受政府當局的監督和指導。不幸，上海現有許多私立學校，違背創辦宗旨，竟以教育爲私人企業，視學校爲學店。際此百物昂貴時候，學校與一般商店一樣竟大抬高其學費等。誠如某某先生會這樣驚嘆道：「我幾乎不相信有這時代，曾經當過學校教師二十多年的我，今年連自己的兒子也幾乎進不起學校了。」至於教育行政上之如何維持安定，這是國家教育行政上一大問題，照理由當局急須統籌計劃解決才是，殊不宜學校各自爲政，弊端百出。譬如有的學校收入果增加數倍了，但其所得肥飽者僅校長一己罷了，而多數教職員還難免有枵腹之感；有的學校教職員可勉強維持生活，其奈在學費增高之下使很多清寒學生痛感失學何！所以我們在教育行政上說來，教育事業應全部歸國家管理的。

教育是一種使國民生活適應環境的工作。目前中國正與盟邦日本並肩邁步協作大東亞戰爭之時，我們都生活在戰時體制之下，那麼教育的設施也須配合着戰時體制了。平時說：「教育是傳達和擴充文化的工作，也是使每個人成爲社會完人的工作。」但現在我們應認爲：「教育是栽培養成國家民族戰士的工作。」了。例如日本現時動員全國中學大學學生從事增產運動運輸運動等，這正是一個好榜樣。試回顧我國今日各級學校之設施，無論在教學課程方面，學生訓練方面，師生日常生活方面，可說和往日一樣因循敷衍，散漫至極，所謂敲鐘上課，搖鈴退課，這樣過着鐘點生活而已。這種教育當然不會有所補益於國家戰爭和民族復興的；要是這樣久而久之，還不及早改弦更張，那真是萬分危險的事。至於如何使教育設施配合戰時體制，這是教育行政上一個重大問題，有待於當局以及集合教育專家共同商定，固非此短論所能論及。茲僅就管見所得，提出幾個要點如下：一、學年的量減短；二、課程力從簡素；三、注意集團訓練；四、栽培增產能力；五、生活嚴守節約。

在國家行政的觀點來說，教育是國家事業，應由國家主持的；但就教育的影響所及來說，教育正是一種社會事業，我們現在希望社會人士之有鑰力者，應熱烈興辦學校，使全體國民能獲得教育的機會，此外對於現任學校教職員生活之援助，貧寒學生求學之資助，都該盡力推行。例如歷年來申報舉辦之貧寒學生助學金，新聞報辦理之學生貸學金，以及教員館毅助金，女教員助產，和教員助學健康檢查，疾病助療等等。像這類助學助學以及興學運動，對於當前教育推行方面，正是一枝有力的友軍。

誠然，改革教育是國家行政上一個迫切的重大課題，這須要由當局下決心，定計劃，來主動推行的；不過除上述國家的助力來協進以外，還須有賴於社會方面，誠能協作以從事改革教育，這樣，教育改革才得貫徹成功。

售出有均店具文名諸大各



自來水

筆

用

大洋洋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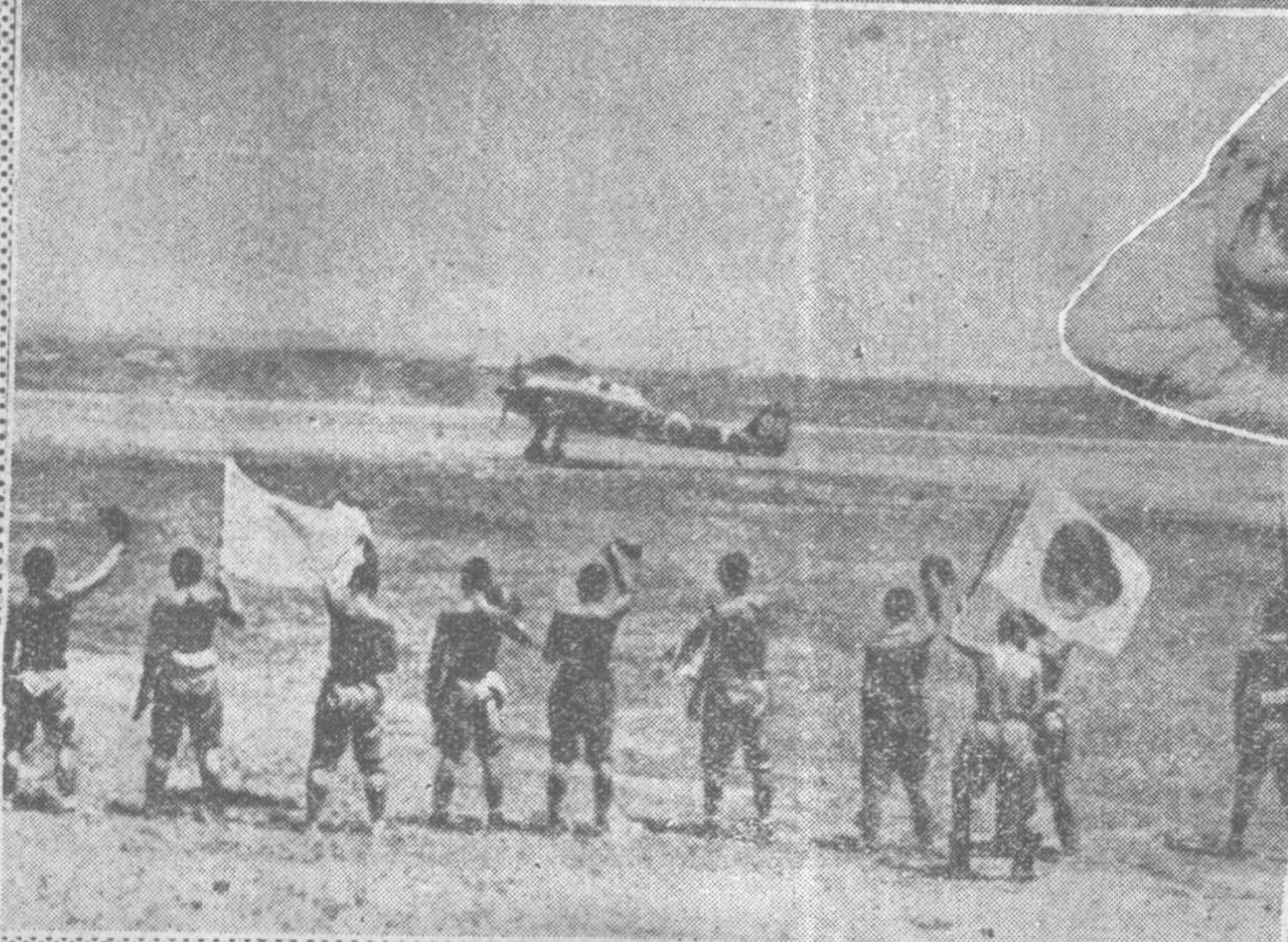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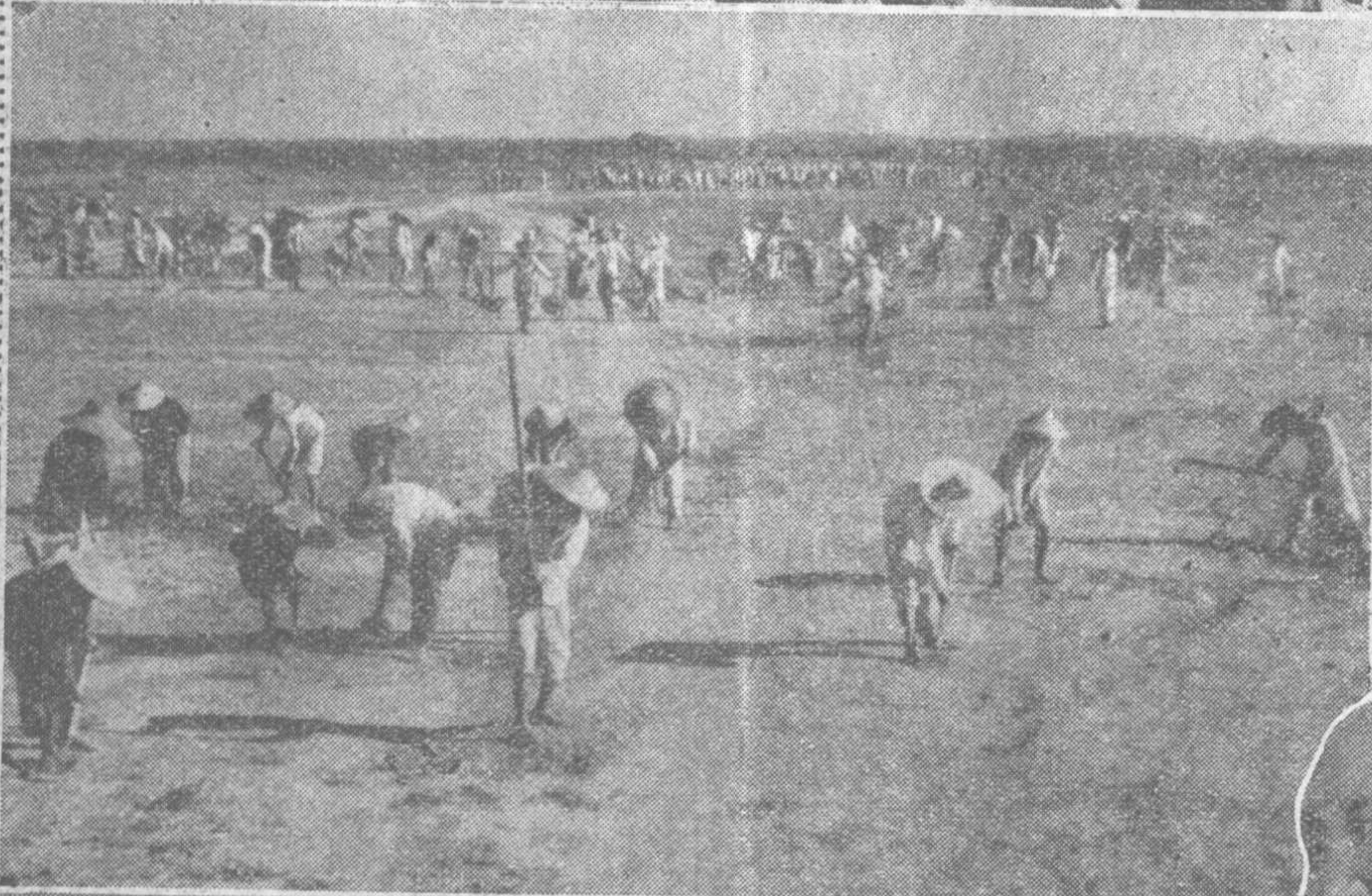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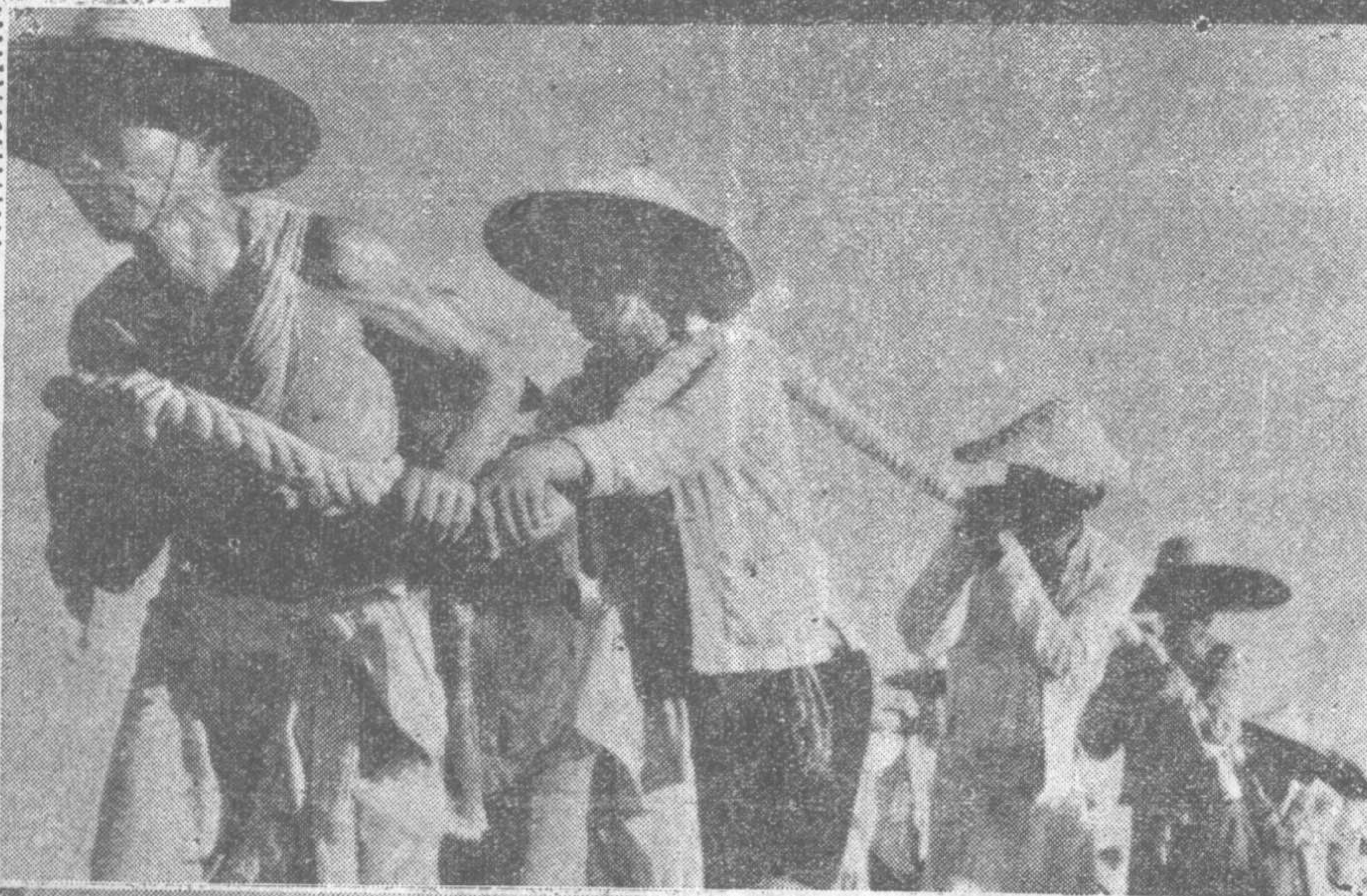


所作製水墨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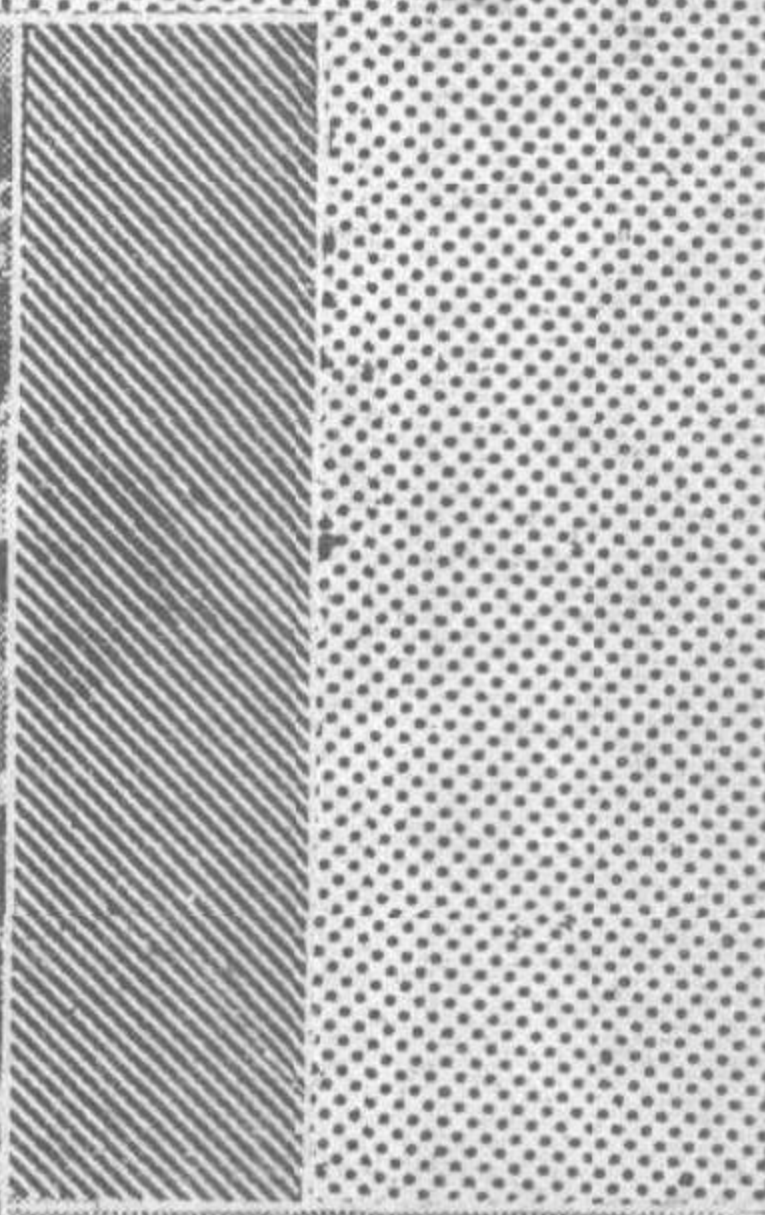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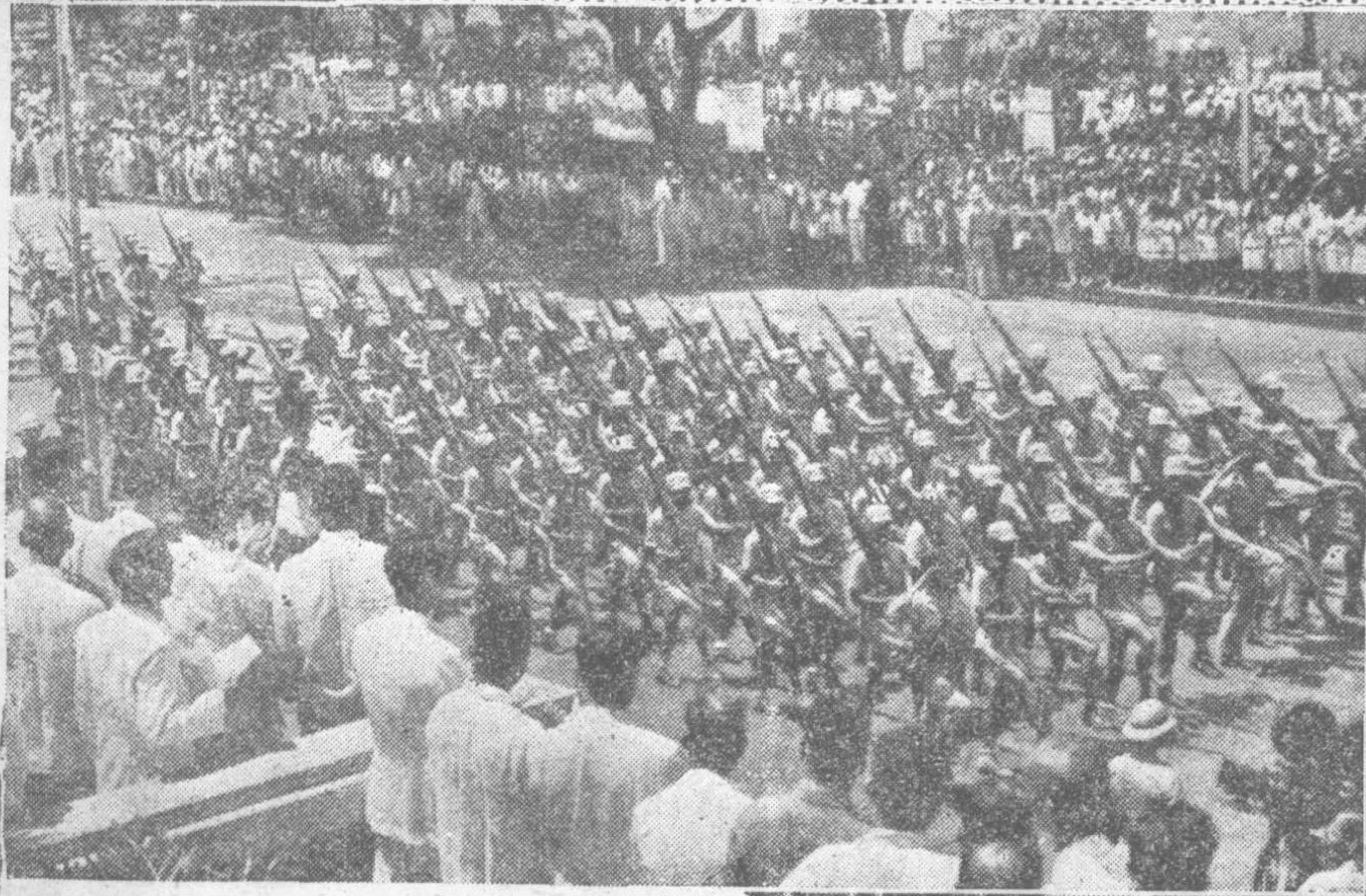
地 基 根 軍 空 設 建

十月十一日以降，敵美空軍曾連續三晝夜進犯太平洋內圈的堡壘——沖繩列島及台灣，終于遭受了日空軍制命的反擊而敗退了。可是敵美空軍的一再敗北，將可能引起彼輩接二連三的蠢動，近半月來台灣近海面浩壯劇烈的海空戰，也正說明了這一點！敵美爲了策應海洋的攻勢，它更千方百計

地利用了渝方的中國大陸爲其空軍的前進基地，日方發動的大陸攻勢另一意義，不是正有鑒于此嗎？戰爭將更趨重大化，爲了衛護我們大東亞的樂土，在中日雙方緊密的協力合作下，（圖示）刻正從事建設進擊渝美的空軍根据地！



菲 決 戰 列



在萬一年，菲列賓共和國于大東亞決戰聲中迎來了獨立建國一週年紀念——十月十四日那天。

在這以前，敵美滿懷着反攻的企圖，曾以脆弱的空軍逞虛在非島的領空；正有鑒于太平洋戰局的漸趨緊迫，菲國洛勃爾總統已于九月二十四日對英美提出了「宣戰」的佈告，也就是說，菲國已正式參戰，此後盡將以其所有，赤忱地供獻給大東亞戰爭了。

革淋宗軟膏

劑法療患疾性膿化·傷創

品出社會式株藥製內之山海上

凍 濕 潰 面 火 下 橫
瘡 疹 瘍 疔 傷 疳 痂

完 遂 大 東 亞 戰 爭



賓 姿 的 態



圖示：(右上)

勇氣揚溢進軍中的菲國民軍

(右下)

有完整的決戰配備的菲警察隊

(中央)

菲列賓總統洛勃爾氏的英姿

(左上)

歡呼獨立參戰的菲國民衆

(左下)

紀念塔前歡呼萬歲的軍士

第一製藥



斷然防止敵機盲爆
防空襲好嗎？

純正疏亞密度劑

特靈伯爾

製售各
種良藥

上海塘沽路四二一號



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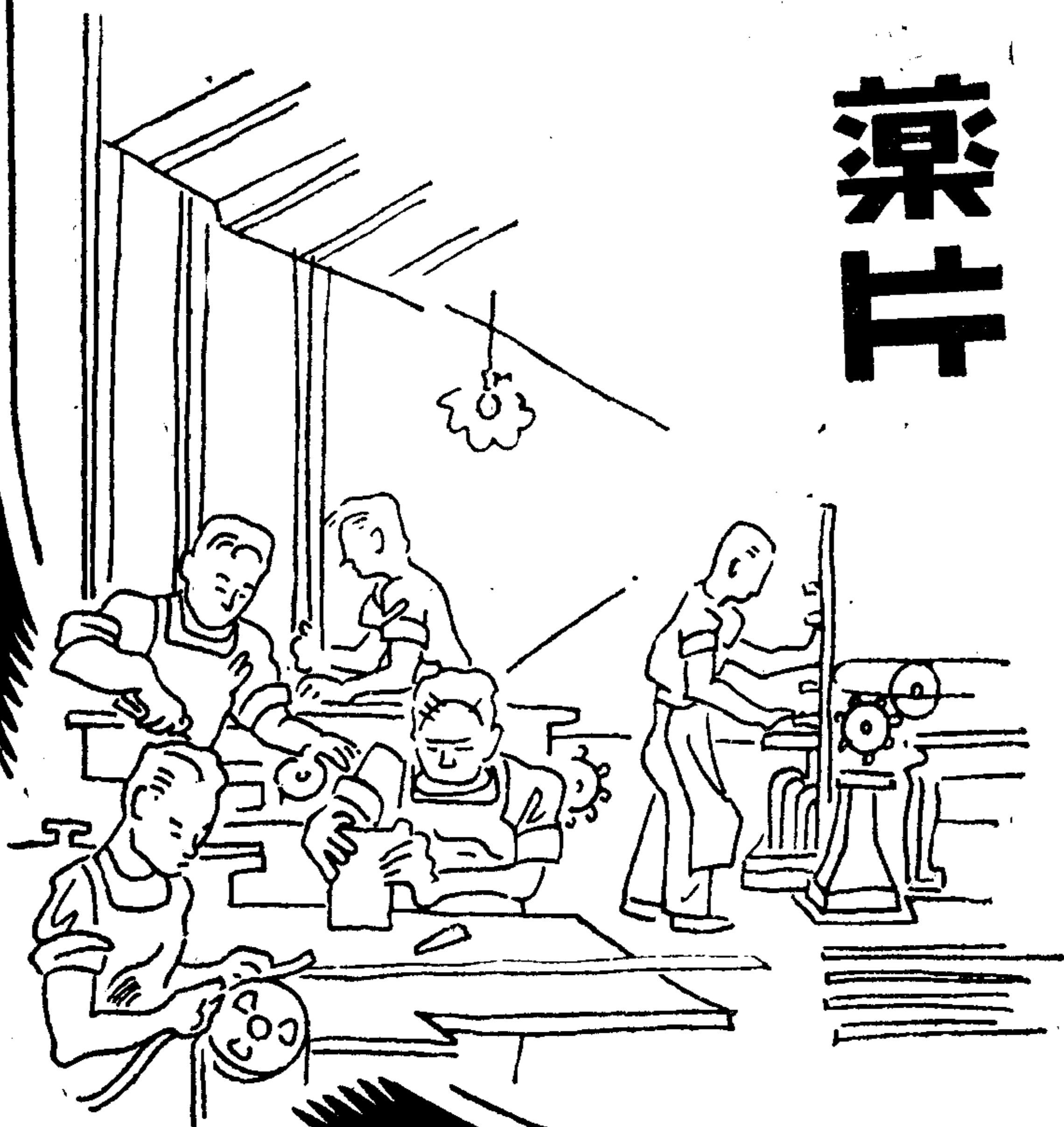
果田

刻來安

細菌性胃腸疾患之特效藥

整腸健胃
增強作力

藥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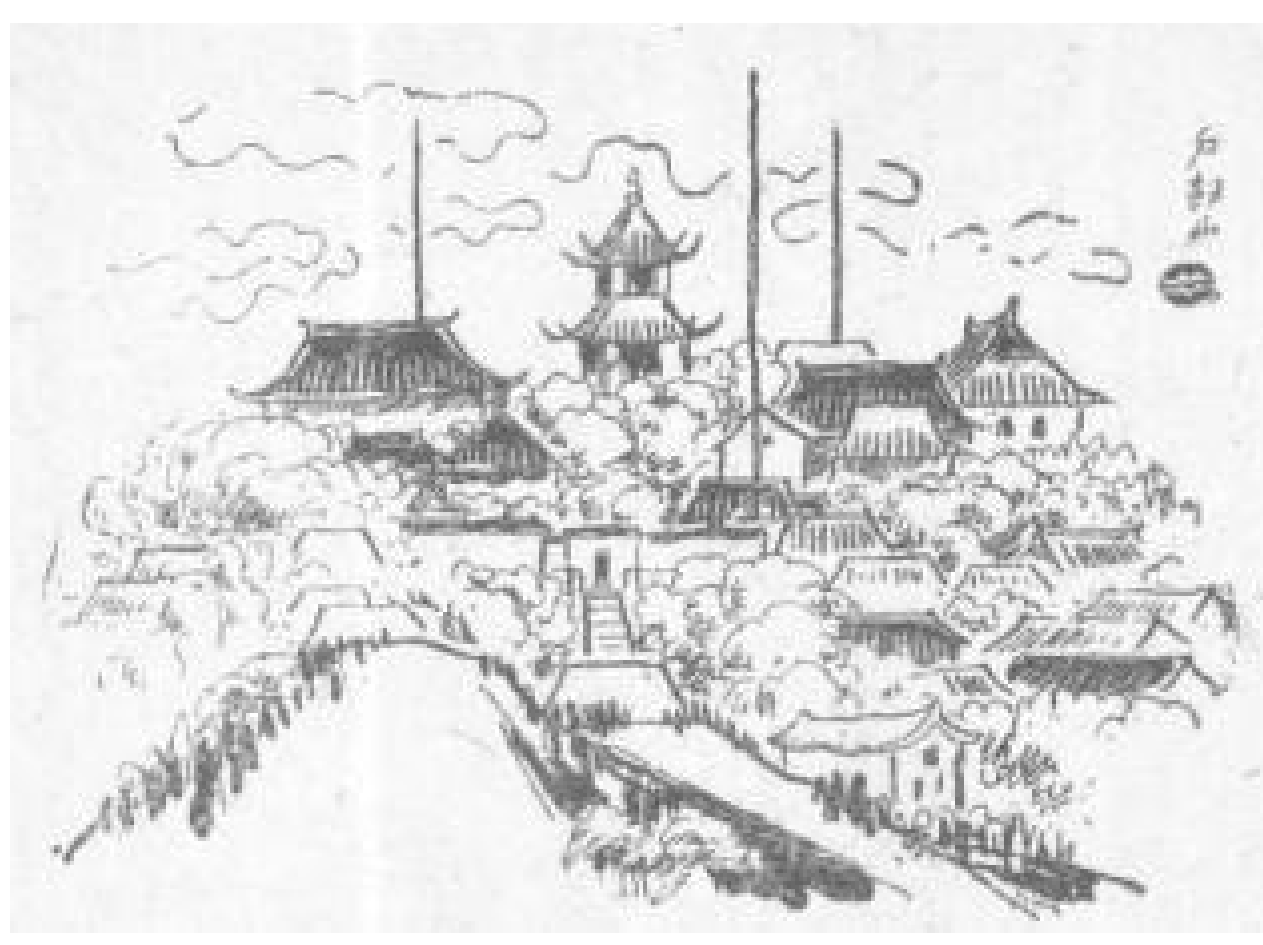
(六) 霸王與戶部山

城內南端的戶部山，原名叫做南山。「戶部」二字的由來，據傳當明朝天啓四年的時候，舊黃河氾濫成災，戶部曾在

此置辦事處治河，故以「戶部」名。

戶部山比較著名的古跡有二處，一是「戲馬台」：當不世英雄——霸王項羽屯軍在此的時候，曾建台以觀戲馬。更有「繫馬椿」的殘跡在，那是項羽繫絆他的愛馬的地方。

另一處，是山麓邊「亞父」范增的墓塚，當我們讀史至鴻門之宴范老苦諫不從，



以至後日「願乞骸骨歸」，這項羽的一等參謀人才，落得這樣結局，遊人對此，能不有感！

(七) 東坡的醉亭

從戶部山的高崗上一直往城南遠眺，假使這是一個風和日麗晴空一碧的日子，你可以看到徐州另一個勝地——雲龍山了。

相傳這里是宋代雲龍山人張天翼



亭在！

蘇東坡——這宋代一大文豪，大詩人，曾在這亭中杯酒賞月，枕石假寐，以遣他豪放豁達的情懷！而今只留為後人憑弔依稀了。

(八) 飲鶴泉遺跡

這好像近乎神話了，也無非是後人寄予遐想吧！

二頭白鶴跟着它的主人——雲龍山人在雲龍山頂過着伊們悠悠然如仙如神的生活。於是白鶴的踪跡飛遍全山，如今確尚有「放鶴亭」，「招鶴亭」的舊址在，而山脚下的「飲鶴泉」據說深達七百餘尺！



因為「飲鶴泉」的深幽莫測，人們更傳言會為神龍棲息！而且泉的旁邊至今尚有「飲鶴泉龍神」的石碑兀立着。

(九) 興化寺石佛

因為有古剎在，石佛也成為有歷史

居的地方，因為避離這沉濁的紅塵，他帶了他的二頭白鶴，同到這裡來！雲龍山到處是森林，從密密的棗樹深處望到山腰間，那裡就有東坡翁的醉

性的遺蹟了！

就在雲龍山的南邊山腰裏，在峭立的斷崖上用自然岩雕刻着一尊巨大的石佛！

這是中國古老的藝術，相傳一直從魏代到現在！供奉這尊石佛的，就是石佛附近的興化寺，寺內珍藏着五嶽真形圖。近來因為遊客常到這裏來觀瞻，石佛的四週滿給那些凡夫俗子投下了惡俗的印迹，有的貼以紙片，有的塗以金泥！

(十) 奎山塔遠望

最後告訴讀者的，是「彭城八景」之一——奎山塔影。這與前列的幾個古蹟勝處一樣，每樂為人們傳說着：假使你是初來雲龍山或則興化寺的，那你非得對這嚮往已久的「奎山塔影」瞧個究竟不可。



就從興化寺前俯瞰山麓吧！滿眼只是沃野千里，炊煙如雲，就在這中間，定一定神，你就可以看到「奎山塔」了。據說這佛塔是明代御史萬崇德道人所建立的，塔分六面七層，高達百餘尺，洵為偉觀也！





浙南雜憶

藁 謨

一、慶元之鼠

過去幾篇旅行記裏，我曾談到鼠疫爲患的略情，在浙東南各地，當以慶元爲最烈。

慶元是鄰近福建地處浙江邊境的小縣，地土貧瘠，交通阻絕，既無中等學校，僅憑幾座學生稀少的小學維持一縣的教育行政，文化程度的淺薄，當可想像了。

早幾年勸縣及龍泉縣屬的小梅都會鬧過鼠疫，但總不像慶元的厲害。其實，那邊的鼠，並非勝過傳說中四川老鼠那麼巨大，祇不過堅實而更富蠻性而已。爲了普遍的貧窮，該區人民的生活原極簡陋，自然再無甚厭惡星食物供給鼠類咀嚼，於是牠們便勃興怒火，到處施行破壞：椅子，茶几，或皮鞋，也烙印殘毀之跡，甚至斗室之內，永無完整的物件，姑毋論黑夜，白天人們所煮好的蔬菜或飯，都會被乘機掠劫，當人們背身處理雜務的時候。但慶元人爲吝嗇一點食品，從想不到蓄養一頭貓，任憑鼠類繁殖至超出人口十倍百倍的數字，長期與鼠類共棲着，豈不使人聞之咋舌！彷彿聽過縣政府方面發起甚麼滅鼠運

動，而民衆不與合作，效力微乎其微，鼠類愈加猖獗着。

鼠類帶來的悲劇，竟絡繹地演出，衛生當局從遠馳至，亦無多大功驗，敗血症鼠疫結核性鼠疫等等，瞬息間奪去愚昧人民的生命，前仆後繼的慘狀之下，許多居民都紛紛以逃避了事，一旦疫勢平靖，又遷返原居，誰也認爲定命的浩劫，誰也認爲無法挽救！

我懷着憫惜之情緬念往事，希望能迅捷施予教育，建立他們的合理生活。

二、龍泉之鼠

作爲後方貨物集散地國贛浙唯一孔道的龍泉，除其他種種特異印象外，我最忘不了他們的黑齒，正和上海所見的安南人吃檳榔而牙齒漆黑的情形相同。這既與生活狀況有關，我便仔細考察他們的內幕，許久，許久，不能剔露半點線索，我不免緘默地若有所失的樣子，漸漸淡忘了。

偶然在赴浦城的途中，遇見一個老者，他似乎很熟悉浙南的風土人情，無意中談到了這件事。據他說：黑齒爲多食毛筍所致，因爲那邊都是山壤，大毛筍便是本地的特產，而且每年獲量頗豐，成了家家戶戶的日常食品。戰後，物價狂漲，祇有山毛筍最賤，於是龍泉人專門用以佐膳，或是用鹽水醃着，便終年可以取用此種經濟菜餚，不知不覺間白齒變黑了。

毛筍既不如春筍冬筍等類小型物的鮮美，它那種肥大的軀幹，與舌尖接觸，祇有粗糙，木訥的感覺，一個孱弱的外鄉人，多食準會引起胃病，雖和豬肉合鍋紅燒，也沒有更佳的滋味。雲和的黎子，黃岩的蜜橘，都是雋美的暢銷水果。而毛筍那麼笨重，惟有大量供本鄉人去受領。

三、松陽之采

松陽之與浙江，猶湖南之與中國，得天時地利的優勢，田畝每年有三次收穫，儘量向外縣輸出，糧食不足的縣份竟有不及總量五十分之一的。

松陽爲經濟重鎮，而街區狹隘，市容窳敗，未脫古城一般的通病。水陸交通，尚稱便利，該縣的古市，係浙東四大鎮之一。

近幾年受時局影響，產量已不若往昔豐富，而大部份的米穀，盡被政府收買去作爲公米了，此一地區，有時市上的售價反而高於他縣，這該多麼扼腕呢？

三十一年春季，日軍進駐金華蘭谿，松陽米一度未受控制，得自由山買賣，於各物狂漲聲中，價格驟見抑平，要是讀過經濟學的人便引供求原理解釋此種現象了，而只知排版的勞動者却不理會這些。

四、麗水之畚民

浙南一帶，二十三四五年間，共黨盤踞該區頗衆，他們剛果饒武的行動，不論誰成其戒心！未至天黑，早已緊閉大門，不敢伸首向外探視，否則，一顆子

彈會輕易的從天而降。

我們時常在地理裏讀到的畚民，大多分佈在麗水縣屬的山窩裏，終年自我勞作，宛比隔閡塵寰的另一個世界，而共黨的跋扈，亦擾亂過他們的安逸。

我爲了不得已，曾逃入名爲鷓鴣窰的畚民區域，若非同行的陶醫師略通語意，真會驚窘異常，想不到會與貴州苗民幾分類似的蠻族共處數天之久。

畚民的土砌泥堆的茅屋，全築在半山之間，想係避免與人衝突，頗多離絕亂世之樂，室外密接糞缸，臭氣撲鼻，生硬醜陋的東西裝人胃腸，而壽命反比普通延長，似乎與衛生原理相抵觸，往往有近百歲的老婆子，還沒有進相距數十里的小城去一次呢？

他們雖然語言佶屈，早經漢化，照例，廢歷十五那一天，壯年男女去縣城交易，鬧市裏往來疾走，物品須以物換物，近年漸有以錢鈔作計算單位的趨向。

他們衣飾樸素，上衣稍長，很合實用，婦女全留着髮，頭頂繫着木塊刻成的外附紅布狀如田螺的飾物，增加不少古典的風情，女性身高大，腳掌粗厚，年紀才十六七歲，便要肩荷百斤以上，宛然反纖巧的醜勇的典型。

依賴自己的力墾殖天然的土地，耐勞地整日在工作，民生艱辛之秋，尚可渡較寧謐的生活，不是很值得喜悅？但排拒外人教導的情況下，知識永遠膚淺而停滯在水平線底。

五、青田之石

青田，明劉基的故鄉，素以磚石著稱。

該縣的人民頗多藉手工業爲生，將青田石鑲刻成各式印章或花瓶水盂等物，儘量利用天產資源。

我經過那裏，適值大火之後，滿目蕭條的街頭，但見蘆席蓋成的棚，這分明偏促一隅，毫無名勝古蹟的地方，而旅行人也許震於聲名常要往岸上彎一下，大約隨手撿回些石塊，即可作贈給朋友的紀念品了。

青田人憑着小玩藝，富浪跡天涯的苦幹精神，前些日子友人從歐洲寄來的通訊中，說起一件事。

有二十多個青田人大約海洋裏飄泊而來，在德國專賣青田石，歐人賞識它的別緻，紛紛購進作案頭裝飾；奈大戰發生，青田人取不着原貨，於是據拾保加

利亞的岩石來冒充，被德國當局勘破詐僞，驅逐到西伯利亞去了。在這裏，又露出中國人的劣根性。現實社會上的碰壁，是毫無疑問的。

六、永嘉之婦女

浙南約計三十餘縣，甌江口岸的永嘉，允稱唯一佳境，一旦跨入氣候溫和物產豐盈的平原，宛比困厄山脈間午逢天堂。

此間與上海的信息過於靈通，農村經濟的優異，使城市迅速現代化。十分八九上海的貨品，都可以購得。因之，婦女服飾也日新月異，胭脂紅的臉在公園裏躑躅。此種景象，除金華略有一二蹤跡外，其餘盡千里之廣，多係古樸衣式

的萎黃女性，不知何處再能認爲美感！這原和她們生活聯繫，勞苦決定她們遍體綫條！

某時，上海女人流行實底的電木鞋，不到一月永嘉鞋匠竟能用心仿製了，觀於該地煙廠林立，可知頗有寓生產於消費的風尚。

有許多商店，專爲出售婦女用品而設，菜餚，茶室，話劇，京劇，等待她們去享樂，賭博之風極盛行，縱然飛機屋頂飛，依舊牌不離手，自少女至老婦無不以此自娛。

本區教育發達，入學女生佔總數三分之一，而依激增的人口比例仍屬微寡。表面觀察，永嘉婦女頗有新興活躍之象，她們拖曳着嬌俏的背影，頗難測知

她們味於時代，糜爛一己的意識。如何將優越外形配合前進的內容？當有待於迫切的社會改造。

秋

告別夏季短促熱烈的光明，即將墜入無邊的黑暗陰森；看呵庭前的木葉已經墮地，且諦聽一片片的聲聲悲切。

——波特萊爾秋之歌

每逢初春，係青年們敏銳的季節，而秋風秋雨，却帶來了中年人特別的靈感，我自己時常在靜謐的屋子裏，雖然一點也找不到象徵秋的事物，但心境的蕭瑟，越過而立之年彷彿已被投擲入離絕春的世界，沒有歡悅，沒有希冀，前後儘漆黑一團。

戈 子

其實，春與秋，並不是青春

與中年恰當比喻，僅略能指出熱忱的差異，在生活上，尙不能提供何以特多感傷的解釋，至多，一屆中年，現實苦悶使精神方面已趨變質，於是，對那些「悲哉秋之爲氣也」的情調，最爲默契，前進之圖，業經消沈，偶爾回顧的機會貫串全部思維。

逝去了那麼一大堆日子，不愉快的影象難免躍入衰退的記憶，愈是追尋失去的一切，愈是木訥魯鈍，愈木訥魯鈍，更祇得想

前傷往地渡日！

明知道宇宙無窮的廣，正應從學理中充實自己，或者專打算半生的得失，像再不能挽回似的。

譬如說，隨年齡與職務，朋友隨着增加，便須化去多量時間去揣度結識的人物；弱冠後的友誼頗多複雜的成分。從一點最淺虛偽足夠動搖信心，於此人心澆薄之世，技巧式的交際，簡直是感情的情落。故特別追憶着少年時代陪伴的真摯益友。如今，生離死別，極少重逢可能，在萬分熱鬧的場合，感到無可言喻的寂寞，惟有困頓於遐思中了。

又如，中年人的兒女，多數

特屆成年，父母責職何等重大，使孩子們各有燦爛的前程？要是兒女會有不測，失足，病魔或至死亡，爲人父母應否愧疚於心？

西哲有言：「窮人的子孫，任其自然，全與鴉鵲無異，」澈底闡明了貧窮的悲劇，爲了知識體格及生活狀況的關係，憂患者偏偏多添幾個小生命，擔負艱鉅，流離中，極難合理的處置。無知兒童，亡於飢饉，墮於災禍，力竭聲嘶的親長目擊愛莫能助之慘，此段經歷永遠銘刻心底，怪不得沉溺夢幻裏求慰藉了。

寂寞的秋，宛比喪失華年的致，急奏着人生哀曲。



通屋奇應丸

小兒良藥

發育 強化

能保 除嬰 小四 兒季 百平 病安

上海 浦三路 三五〇號 大屋藥廠



中秋的晚上

林徽音

友 文

每逢過節總止不住有一種關於童時的懷念，像這次過中秋也不能不是這樣。因為在家裏只備着月餅，柿子等，而沒有芋芳，便一出門就想要找一家有糖芋芳出售的點心店去。而就近的點心店即沒有一家有出售糖芋芳的，因此只有搭了電車到了市的中心區去，在那裏有一家點心店是一向在出售蘇州式的點心如糖芋芳，燒熟藕之類的。

可是對於童時的懷念似乎很固執，我在去到了那家點心店而叫來了一碗糖芋芳以後，即從它看到了顏色的不一致——那是有一些近於琥珀色，而在記憶中的却是深紅而且近於紫的顏色，因此雖然煮來火候可說並不偷減，而甜味也尚稱適口，我却無法不看到我自己已在對於這糖芋芳有一種不自在。我甚至更在想到最好能在這幾天內去一次蘇州，即使僅僅為去看一看糖芋芳的那種顏色。實在太執拗了，這種對於童時的懷念。

隨後，雖然我還時常在想到這天是中秋，我所在過的同平常的日子並不有什麼兩樣了。我還是如常地去了N茶室。Y也如常地來到了那裏。而在N茶室的情形，正如在每一個這一類的節期上一樣，是有些兩樣的。它並不像平日那樣客人只是不息地來得擠不開，而只疏疏落落剛夠每張桌子都被佔據着。

於是我們不覺地彼此笑了一笑，那已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確切的年分已記不起了。就好像那時是彼此都還在有着可笑一笑的餘暇的。而現在——好像已這樣乾澀。可是我做這樣想起，却並沒有把這回憶向Y說出來。終於，看到人越走越少了，我們也只有離開了N茶室。而一出門，就同他分了手，一個向西而一個向東地。他也回家去團聚去了？可說是的——是在有着他的太太等他回家去一起吃夜飯，自然還不免稍微有着關於節的

點綴的。或者那已不是習慣的意義上的團聚。至於自己，就回家我也並不想即時回。——已記不起從什麼時候起，就連像這樣的節也並不回家去一起吃夜飯了。可是因為是節，更難想定一個要去的地方。還是到T的家裏去？即總是在一種決不定中，雖然在出門的時候是隨帶出了T所要的書，而預備晚上到T的家裏去的。可是在那時候好像並沒有怎樣想到今天是節。而現在却不由不在這樣想到。——節既然是為家的團聚的，一個外人加進去或者即時會顯出他的生分來。而且自己的心緒也似乎並不能怎樣適應在這樣培植着的節。於是自己在同自己爭執着。還沒有爭執到結果，已經到了車站。便就決於在來的電車：要是在所來的第一輛與第二輛電車之間有一輛是去向T的家的話，就到T的家裏去。而所來了的第一輛電車就是去向T的家的。我便不再遲疑地跳了上去。可是真由此不再遲疑了嗎？

或者可說已不再遲疑。因為我在我的第二思念中在一直想到R，已在幾天前說到過要一起過節，而却没有說定怎樣一起過節的。既然在有着一起過節的人，為什麼要這樣為難自己？就只並沒有同R約定。怎麼R不來一個電話？不能只怪別人，就是自己也並沒有打電話去。R這時能在家嗎？我自然想不出。可是不管這個，電車一到R的站頭，我即跳了下來。但願R沒有出門才好。而在這但願的對面是一個空。R出門得連一絲踪影都不留。可是到這時更無從有起到T的家裏去的心意了。要把它怎樣安排呢，這一個中秋？因為到這時我更在明顯地意識着這是中秋了。雖然，已這樣乾澀了的，一定要它滋潤也不會怎樣做得到。現在R既然不在，T的家裏又不想去，我得另想出一個什麼人去看去。因為我實在需要去看個把人。我即想到了S。

在整整的一年中，也不會出得上十次門的，S決不會不在家。尤其在這晚上。尤其在這中秋的晚上。

是的，S是在家。
我到得樓上，看到S正在吃芋芳。

「在吃糖芋芳？」
「不。是白燒的芋芳。」

「是白燒的？」
「因為沒有紅糖。你看我在蘸着白糖吃。」

「我說去買半斤紅糖你不買，」S的一個親隨者訴說。

一個小糾紛

金長風

上海的馬路，是一個很古怪的地方，人是那樣的多，來去是那麽匆匆，而且經常地演着非舞台的名劇，尤以路角處，更是一個百戲雜陳的大世界，開來欲求賞心悅目，無過于此。

S並不加以辨答，只旋向着我問：

「你要不要也吃一些白燒的芋芳？」

白燒的芋芳，蘸着白糖吃，另有一種情味。

而且與其紅燒得不能把它燒成合式的紅，像我在白天從市的中心區的一家點心店所吃到的，還是白燒的芋芳要自然得多。

我在向S恭維着白燒的芋芳
「噯，這樣吃吃倒是不壞

「S這樣應答。『可是芋芳也只能吃吃白燒的，這節也過得越過越不像節了。』

真的，這節也過得越過越不像節了。

「你呢，這節過得怎樣？」

S問。

「比白燒的芋芳還不如。」

「不信竟壞到這樣的一步？」

「我甚至吃到了琥珀燒的芋芳。」

「琥珀的？」

「琥珀色的。」

讀書人連「還價」都不可嗎？

「還價」自然是可以的，你為什麼還了價不買呢？

「這，這是我『自由』！」

「學生！學生！國家就亡在你身上！」

「你說什麼？你這『自由』！」

「你是學生，你怎樣可以罵人？」

「怎麼？學生連『罵人』都不可以了麼？法律上那一條規定的？」

「你這『自由』！」

接着我把在白天怎樣去吃芋芳的經過都告訴了S。

「對於幼時的愛好原是每一個人都很執着的，」S說。

你看我們現時所愛好的，大多都是幼時愛好的。」

而在這幾句顯得很輕淡的交談以後，我却好像不再在覺得這節過得怎樣沒有意義了。而且，從S那里出來了，我還會要看一看月亮的閑暇。

可是我並沒有從天空望到月亮。

近些年來好像月亮也慣在像這樣的晚上躲藏起来了。

聽見了便轉過背着一布袋子胡琴的背，對立着。這時候的形勢好像兩個陣壘似的，雙方都各擁着許多「觀衆」。

「這『觀衆』比較恰當些。」

「學生！學生！國家就亡在你身上！」

「你說什麼？你這『自由』！」

「你是學生，你怎樣可以罵人？」

「怎麼？學生連『罵人』都不可以了麼？法律上那一條規定的？」

「你這『自由』！」

「你是學生，你怎樣可以罵人？」

「怎麼？學生連『罵人』都不可以了麼？法律上那一條規定的？」

「你這『自由』！」

「你是學生，你怎樣可以罵人？」

華 興 商 業 銀 行



總行
分行處

上海虹口，泰山路
南京，蘇州，杭州，蚌埠，無錫，鎮江，蕪湖，徐州，南通，嘉興，揚州，紹興



，只怕你害了心臟病。

「可以贏錢嗎？」她好奇地問。

「那裏？」明笑道。「賭博多是輸的多。」

「不一定，」華表示她的自信力。

「我會押過大小，曾大大贏過一次，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第二次去時，連本帶利輸得精光。」

「可不是？性急重情感的人，賭博必定輸錢，我看你是賭博場中失敗過的女子。」

「你倒厲害，可以猜中我的心事。」華微笑，取出一把鑰匙，去開一隻最秘密的小箱子。從那裏面，檢出一束常票。

「你看！」她坦白地指示他。

「這便是你的成績吧？」

「老實告訴你，你如果不提起賭博，我是會拿出來給你看的。」

「好賭的下場！」

「我不敢用男子的錢，因為錢的後面跟着要求。」

「那末，我也是男子啊，我難道就沒有要求嗎？」

「自然，我知道你一樣有要求，不過我不怕你，你並不像其他的男子追得我走頭無路。」

「大約因為我老了。」

「老？」她點點頭，「也許，還有一半是你修養的功夫。你的誠摯的態度感動了我，贏得我的一顆純潔的心。」

「我倆的結合，真有點像現實中的 Abelard and Heroise。」

「對啦。」他倆是師生，年齡相差一半，而我倆呢，也正是同樣。」

華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女，身材短小活潑，雖然臉兒生得怎麼麼妖媚動人，但她那種羞人答答的姿態，會使任何男子見了發生好感。她有的是固執的脾氣和強烈的個性。她善哭，但她的眼淚卻像夏天的陣頭雨；她善笑，但青天白日中又會忽然朦上一層烏雲。她常常煩惱，不過也說不出煩惱的所以然。她跟明是音樂學校的師生，自從那所學校因了戰事停辦之後，一個是失了業，一個是失了學。可是因為彼此的住址很近，便不時來往起來。華住

在女子寄宿舍，明則另租了一間西式的屋子。後來寄宿舍的膳宿費一天天漲價了，同時她的家又遠在湖北，不能按月匯款到上海，因此她的經濟就發生了動搖。在這危急的時候，她又去找明幫助。

明是個窮音樂教授，況且又正在失業，幸而除了教授音樂之外，他尚有繪畫的技能，就靠賣畫暫時度過清苦的生活。不論一年中的那一季，他總穿着一套舊的常青嘜西裝。

明是一個情場失意的男子，年紀已有三十六七了，還是個單身客，從來沒有結過婚。他的性格和脾氣，大抵與華相仿，因此他終是孤獨的時候多。他沒有實際的手腕，可是他有少數的知己的朋友。那些朋友，都是十分瞭解他的個性的。一個晚上，華到明的寓所告急，說寄宿舍的老板向她催房金與膳費。明一時也想不出辦法，便將心愛的一隻梵啞鈴送上當舖，預備解決了目前的困難。但接着而來的，是她生活問題。他爲了她急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雇了車子趕上她的宿舍。

這是個嚴寒的冬天，太陽尚未上昇，屋頂的霜，厚厚的像雪一般地鋪着。街上行人稀少，除了菜販和垃圾車外，只有

幾條夾着尾巴的狗在路旁獵取隔夜的殘食。宿舍的門緊緊地閉着，捺了幾次電鈴，才由一個女傭出來開。她揉着惺忪的睡眠，問他這麼早來找誰。說明了來意，他便讓他進去了。

這是第一次參觀女子宿舍，因爲時間早，全班的女子還在睡鄉中。他所以這樣早去訪她，一來是爲了解她的急，二來是避免別的女子注意。他坐在會客室裏，會客室對過的一扇門，就是一間大臥室。當華幽幽地推開門出來見他的時候，他看見那裏面放着二十多張床舖。華告訴他寄宿舍的女子很複雜，有學生，有教員，有舞女，有各式各樣的職業婦女。大抵都是浪漫不羈的。到了晚上，她們閒下來的時候，就談論男人的長短，最感興趣的，是批評同室女子的未婚夫。她們一律稱呼自己的未婚夫爲「表哥」。所以「表哥」兩字，成了未婚夫的別名。

隔壁床舖的一位舞女，見了有男子找華，便喜皮笑臉地問道：「是你的表哥嗎，多早啊！」

「啐！他是我的親戚，」華竭力辯道。她不老實說是老師，大約是想避免師生戀愛的嫌疑。

明給華應付了飯房錢後，就

「我近來什麼都不夠刺激，」華說，撇去了琴譜，從鋼琴前面站起，懶洋洋地走到明旁邊。

「我近來什麼都不夠刺激，」華說，撇去了琴譜，從鋼琴前面站起，懶洋洋地走到明旁邊。

「我帶你上回力球場玩一玩，包你夠刺激，」在無法安慰她中，明隨便說出這一句。

「回力球嗎？」她歪着腦袋，思索一會，「那是賭錢的地方嗎？」

「是，」明點點頭。「這是一種心理的賭博，相當有興趣

「歡迎快樂，歡迎煩惱，別管芳草與烏毛，今日來好，明日來好，我愛兩者一道。」

「約翰·開慈。」

「我近來什麼都不夠刺激，」華說，撇去了琴譜，從鋼琴前面站起，懶洋洋地走到明旁邊。

向她提議搬上他的寓所去。她遲疑了一會兒，那張點綴着雀斑的臉，頓時泛起了桃色。

「看吧，」是她的最後回答。

「樓上還有個空房間，」為避免他對他的嫌疑，明又補上了一句。「這是個好機會啊。你可知道現在租房子不容易哩。」

她默然。

一一

華兩三夜沒有睡，她在考慮要不要搬上明的寓所。她是個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然而她迷信，她歡喜求神卜卦。因此她將這件事告訴了算命瞎子，結果瞎子說可以。她便下了大決心。

有一個早晨，她遷居了。鋪蓋，網囊，箱子，一古腦兒上了明的門。於是乎寂寞的男子，零仃的少女，就這樣親近起來。同時明的負擔也便無形中加重。一向光棍的他，是隨遇而安的。也許會幾天不回來，也須他在窮困的時候，上朋友家裏東吃一頓，西吃一頓。但是現在有個她，——不是太太，不是未婚妻也不是密友，而是一個學生，一個情竇初開的小姑娘。他好似覺得這是一種責任，一種愉快的責任。

明住的是間西式的屋子，設備裝璜都相當講究，只是他的房間一向就七零八落，沒有一點秩序，自從華來了之後，每天給這間房子修飾得乾乾淨淨。

十足動人，十足有生氣，彷彿她是個藝術家。她雖住在三樓，但白晝則整天和明在二樓，過着一種新奇的生活。明不但是個音樂家，而且還是個幹練的廚子。他能做各種女子所做的家務，兼燒美味的小菜。就從那時起華更學得廚房內的技術。有時她當買辦，他來燒煮；有時他當買辦，她來燒煮，分工合作，倒覺得很可以。為了她，他從琴行裏租來一架鋼琴，每逢午後傍晚，那美妙的琴聲和清脆的歌聲，會從窗口傳播出來。路上的人時常停足聆聽，讚嘆着這個幸福的家庭。

他倆是共同吃飯，共同讀書，共同工作。起初還感覺得有點不自然，有點不好意思，然而一天一星期一個月之後，她慣了，慣於這種暫時不安定的生活了。起初她是喊他「老師的，但後來却不容氣地喚起「你」來。

「你吃過飯沒有？」一天，他從外面回來遲了，她這樣問他。

「你的襯衫髒了，換下來我

給你洗吧，」她也會這樣督促他。

明聽了不禁一笑。「這真有點像個家庭，而且你還是個賢慧的主婦，」他打趣地說。

「再說打你的嘴，」她裝上一付嚴肅的臉，可是那上面依然隱藏着微笑。「好，下次我決不來問你了。」

她不當他是老師，同樣她也不覺得他的年齡大過她了。她的頑皮嬌憨的姿態，隨着她的本性，一天天地暴露出來，甚至連她自己也不覺着。他呢，雖比她長大，卻沒有老氣橫秋，也是一樣天真直率，湊得她上。

是除夕的一晚。家家戶戶忙着辦年貨。這個住着單身男子和單身女子的「家」，也不是例外。生活雖不怎麼富裕，倒和人家一樣辦得周周全全。魚呀，肉呀，零星的食物呀，一切都完備。

滿天飛着白雪，尤其象徵着過年。他倆促膝烤火，談天說地，抽煙喝酒，蓬勃的朝氣，充滿了整個房間，簡直忘記了寒冷。

那一天，房內裝飾得特別雅緻。新買的繡花檯布，鋪在一張圓桌上，上面又放着一隻插滿水仙的花瓶。窗前掛着華自製的淡綠色的窗幃。牆壁上掛

着一隻悲多汶石膏像。可惜華並不歡喜他的那副憂愁惱怒的臉容。此外，值得一提的，便是明心愛的一隻梵啞鈴，已由當店裏贖回來了。明學梵啞鈴並沒有多年，能奏的名曲也不多，可是「綠野仙跡」一隻曲子，是他的拿手戲。於是乎他便開始奏起來了。不知怎的，華也愛這隻曲子。因此她同時彈着鋼琴。在粉紅色的燈罩下，在幽美的情調中，在聲色調和的空氣裏，明感到她比從前長得俏麗，而那嬌滴滴的珠喉，更加增她的吸引力。她的女性的美，全部表現出來。

「一個人如果有這樣一個家庭，如果有這樣一個家庭……」明的思想又鑽入牛角尖中去，他的話終於破口而出。

華只是看他一眼，不開口，然後低下頭，她的思想同樣鑽入牛角尖中去。

那一晚，他倆居然燒了十隻小菜，擺滿了圓桌，道地的像過新年。

吃過年夜飯已經十點鐘了。但他倆仍不覺得疲倦。而且華還主張守歲，抱定全夜不睡的宗旨。明也只好答應，陪她坐了一夜。可是要談的話全談完了，要吃的東西也吃飽了。融融的爐火，依然燃燒着，偶爾還發出畢剝的聲音，好似在放

精華



上海南京路281號(拋球場)電話91224

小爆竹，慶祝這幸福的除夕。但他們到底不感到寂寞，不期而然的，彼此玩起牌來。華要跟明要接龍的遊戲，因為這是她特長的玩意，所以她事前就約法三章，誰輸了就得被打手心。一連數次，敗北的全屬於明。他伸出手，慷慨地聽她打。她拿起一把戒尺，一面笑，一面打，如果明喊了一聲痛，她便笑得越利害。不料最後一次是她負了。他是早就想復仇了。這是個難得機會，他不能放過。她睨視他的態度，畏畏縮縮地伸出一隻肥美的纖手。然而他並不立刻就打。他只是捏過不休。

「打吧？快！」她很爽快地說。

「我的力氣比你大，你不怕痛嗎？」明故意嚇她。

華被他這麼一說，倒有點相信起來。

「輕一點」她討饒道。

他雖然裝腔作勢，但不忍打她，卻在她不及防中，連連向它親了幾個嘴。她連忙縮進去，帶惱怒地。

「這樣不可以！」

他想乘勢吻她的臉，不料她已有戒備，卻把面孔側轉了。低下了頭，兩頰泛起了桃色，露出了少女怕羞的神情。

「老師，你應當規矩規矩的

！」她邊笑邊說。

「我是想規矩規矩的啊，恨的是規矩不了。」是他的回答。彼此一時默然無言。這是半夜二點多鐘了。除了她的手錶微弱聲音外，甚至連她的心房的跳動，他也可以聽出來。

三

舊歷年初一。明華兩人在回力球場。



(。年新着過地快愉爾他)

，則又呼聲太息。明坐在她旁邊，單看她臉上的表情，便知道她所買的票子是否中獎。他似乎感不到什麼興趣，老是擱起腳抽煙，無聊地守望着他的隔座的一個大塊頭，暗地裏替自己所買的球員用力。他的手不停地揮，腳不住地踢，有時踢着別人的腳，揮着別人的頭，連自己也不知道。每逢他的球員打到四分的時候，他的

興奮的臉，似

乎透不過氣來

。尤其那兩隻

眼睛差不多想

釘穿了鐵絲網

。忽然口笛「鬼」的

一聲，輸的贏的都定了心，緊張的局面，仍復歸於平靜。大

塊頭所買的票子，只打到四分，他在失望和懊喪之餘，無意

地將一疊票子撕得粉碎。

「唉！就差這麼一分！」他自言自語道，又去買下一疊的票子。

回過頭來看看華，她彷彿已經患了心臟病，時而歡喜時叫

喊，時而絕望得太息，瘋狂的神氣，與大塊頭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她的一副小眼鏡，常從鼻樑上滑下來，只見她不停地用手將它推上去。

華的鈔票幾乎全要變成廢紙了。但她還是那樣起勁，有非贏不休的決心。她的個性很強，要買什麼號頭，就是老練的明去勸她，她依然不能改變。

「你爲什麼不賭？」她問他。

「你一個人輸已經夠了，」他回答。

「今天是年初一，讓我輸贏個痛快。」

「留點車錢吧！」

「你別干涉我！」

大約是最後兩盤了，不知她怎的心血來潮，買了一張二五的連位票，恰巧出了個冷門。

老賭客是決不會買的，只有像她那樣的門外漢，才會賭撞被

她撞着。除了翻本之外，還贏了幾百元。這一來，從此便作了自信心。

「嚇！」她得意忘形地推動他。「我曉得這一次會贏的，因爲我已十分看中了。」

「你怎麼會看中？」他問她

。但她卻又回得不出。

「不看中怎能贏錢？」她反自誇地駁倒他。

回到「家」，她特別覺得快

特効靈藥

痛頭 痛齒 痛肩 痛腰 痛風 痛節 痛行 痛性 痛感 痛宿 痛醉

痛脫 TONTAL 片兜

售均房藥

總經理 亞東公司 上海河南路

樂。在路上她又買了若干精美的西點，慶祝這個流浪人的年初一。但他倒平凡得若無其事，只是附和地高興，免得她掃興。

華在明前已經熱得毫無拘束了。由於時日的演進，兩心的無猜，她已逐漸忘記他是她的老師。從前是敬畏他的，現在老歡喜他，有時更會同他發脾氣。但發脾氣之後又會向他討饒。她同他進了二樓的房間。三樓雖然她住的，除了睡的時間外，她簡直很少上去。她好像覺得有點離不開他。

「把我的大衣脫去，」一走進房間，便用命令式的口氣吩咐他，就趁她最高興的一會兒，他禁不住撲起她作了個熱烈的狂吻。這一次她是半推半就地答應了。

「好吧！」她怕羞地用雙手推開他，一面仍念念不忘於她的最後一次勝利。
「一半固然是我的運氣好，一半實在是我的眼光準，」她又舊事重提。「老實告訴你，如果這此再失敗，那我們只好步行回來了。」
明聽了全身抖擻不已。
「這是一種冒險，」他搖頭道：「我可沒有這勇氣。」
「人生本來就是一種冒險，」她居然跟他討論人生問題。

「虧你做個男子，連這點勇氣都沒有。」
譏笑只好由她譏笑，他的穩健的政策，始終不承認自己沒有勇氣。

「你知道嗎？」她告訴他。「陀斯退夫斯基也是好賭的呢，結果他成爲大作家。我會讀過他一篇『賭』的文章。」
「好賭是不會成名的，成名後的好賭是另外一件事，」他說，「你想學他嗎？保險你失敗。」

「嚇！」她於是默然。
「你說什麼都不夠刺激，今天大約總可過癮了。」
「不錯，我歡喜過興奮的生活。」
「患了心臟病我可不能負責。」
「管它！只有興趣就行。」
當夜，他倆喝了許多紹酒，喝到酩酊大醉的時候，彼此便放大喉嚨唱起歌來，歌聲裏好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彼此先唱「快樂今宵，」繼唱「昨夜」，正因爲人生的快樂短暫，痛苦永久，他倆便放浪形骸了。

「也許我和你有離別的一天，」明說，覺得臉上有一股醉後的熱氣。「但願你未離別之前，給我一個甜蜜的回憶，來補償這顆殘碎的心。」
「如果離別後有一天重逢，」她醉得顛顛倒倒地倚在他的懷中，「那一天是更幸福的。」
「一生總是過着生離死別的生活，命運之神好似在作弄我。」

「你的處境越惡劣，你的音樂的成就也必越多。」
「音樂圖畫全是藝術品，不能用來作吃飯的工具，如果我真的有一天成功，那我越要苦得比現在更糟了。」

像一頭小貓，她偎在他的胸口。數十年來，他雖會親近過異性，但從未覺得有這麼的溫柔，熱情，狂放。他聞着她的從口鼻裏傳出的少女的芬芳，聆聽她從柔蜜的雙乳中發出的心跳，撫弄她的富有脂肪的柔滑的肌膚，她的整個青春的美點，完全交托了他。

那一夜，她沒有上三樓。從此，她便瞭解了男子。
隔了幾天，她又耍他陪她玩回力球。她的興趣比前更濃。去的目的並非去玩回力球，而是爲贏錢。所以結果輸得一敗塗地，連一次都買不中。她埋

怨他不做她的參謀，不替她動筋腦。實則他是個不折不扣的賭博失敗者，談不到給人家作主張了。

散場的時候，她的皮夾裏只剩下幾塊錢的車資。那知道一已在十二點以後。電車早沒有了，而且天公又下着毛毛雨。周圍是漆黑一團。到處問人家幾時開放，聽到的全是「誰知道」三字。

「怎麼辦，明哥？」她有點着急了，這是她惟一的救星。從「老師」的稱呼改「你」，又從「你」轉變到「明哥」，不知她想出來的，還是隨口說出來的。

「別焦急！」明先安慰了她。「你要找刺激，這是給你刺激的結果了。」
「在這半夜三更，你到底有什麼辦法呢？」她推着他。
「我袋裏有錢，」他鎮定地說。「我們可以去開小旅館。」

聽了這一句話，她心裏又恨又喜；恨的是怪他爲何不給她翻本；喜的是，幸虧他沒有賭。

「你有錢嗎？我怎麼不知道？」
「這是我預先準備好，防範你輸了急用的。」
「有多少？」
「數目倒不多，但儘夠黃包車和一夜旅館費。」
她聽了，又從煩惱變爲愉快。

在小旅館裏，他倆還是那麼安逸地過了一夜。覺得到處是天堂。明這樣說。對啦！她附和道。反過來說，心境不佳時，到處是地獄。

「只要你有你在，我始終感到是幸福，不管我的處境如何。」
華微笑，表示接受了他的誠意。
隔壁房間的打牌聲，胡琴聲，唱戲聲，和窗外的淅瀝的雨聲，在微弱的光下漫談到天亮。

上海靜安寺路九三四麥特赫斯脫大樓A

山岡醫院

院長 醫學博士 山岡浩一郎
內科 醫學士 山岡幸三郎
外科、皮膚科、痔瘻科
小兒科

電話三八一六七
夜間急病用三二七二一



黃秀英在謝公館裏，她的心比林時蔭還要急，不僅是恐怕她丈夫或孩子生病，便是一想到他們的生活問題，也不能使她不擔心。她這個月的工資是已經領到了，但却無法送回家去，想等大小奶奶回來，把她心裏的委曲申訴，偏偏大小奶奶又老是不來，據說她回娘家是歇夏去的，非到秋涼不會回來，她怎麼能等候如此之久呢？她委實智窮力盡了，唯一發洩痛苦的辦法只有哭。

可是在謝公館這樣的大戶人家，對於哭泣是很忌諱的，她雖然已經拿定主意，只要能夠出去，即使停工亦在所不惜，但到底也有幾分顧忌，不敢明目張膽的當着眾人的面前哭，只好偷偷的躲在自己房裏啜泣。

這哭聲，謝惠卿和謝伯達是不會聽到的，他們相反地正在笑逐顏開，因為在物價的漲風中，他們所囤積的紗布也跟着漲了價，這使他們的財產數字上又增加了好幾個圈，難怪他們要喜心翻倒

全着想，我們應該趕快移花接木，運用到別的方面去。」

謝惠卿很同意他兒子的建議，不過他仍不免帶幾分躊躇說：

「到底做什麼生意好呢？現在可以做的生意很少，而且我們除了做紗布生意是本行外，別的生意都是外行，做外行生意恐怕不但不能夠賺錢，反而要虧本。」

「這倒也不盡然，在我的眼光裏，現在就有兩樁生意好做，第一是做地產生意，這是在統制範圍裏的；第二是辦企業公司，收買缺少資本週轉不靈的小型工廠，一面把股票推行到市場上去，拉抬價格，吸引一批散戶來購買，這樣，資金既可以流通，又不担什麼風險，如若有什麼風險發生的話，都可以轉嫁到那批買股票的人頭上去，豈不是一舉兩得的事嗎？」

謝惠卿對於他這位賢公的靈敏的頭腦似乎很是贊許，不禁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好！你瞧着辦吧，就怕在這種時候，我們手裏的貨色沒有人敢大批買進！」

這話倒是確實的，謝伯達所認為最難解決的問題也就是這一點，雖然把價格降低一些也不怕無人要，不過降低價格出賣，他父親一定不會同意，結果資金還是收不回來，堆積在倉庫裏的紗布仍舊原封不動，儘管財產的數字不斷的向上增加，也只是紙面上好看和口頭上好聽而已。倘若真的如外面的傳說那樣，來一個全面收買，還不是空歡喜了一場。

「我看我們總不免要犧牲一些，不過這犧牲也是有代價的，我們失之於紗布上的，不難從別的方面撈回。」謝伯達的眼光畢竟比較遠大，對事情能夠從大處着想，只要能顧全大局，不惜任何犧牲。

可是謝惠卿聽說不免要犧牲一些，他的慳吝的本色又顯露出來了，他沉吟了半晌，纔道：

「還是看看風色再說吧，要是現在羊肉當狗肉般賤賣掉，萬一風頭過去，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價錢又高了起來，那我們就未免太吃虧了。」

謝伯達雖覺得他父親這種看法不對，尤其是他的猶豫不決，不能當機立斷，恐不免要成爲誤事之媒，但素來知道他的脾氣，也不便多說什麼。這當兒，外面開始走進一個人來，正是和他們薰蕕異氣的謝仲遠。謝惠卿對他這位二兒子素來沒有好感，見他進來，面色就不由得一沉，正想開口喝問他進來有什麼事

，謝仲遠已笑嘻嘻的走到他面前來，天真爛漫地說道：

「爸，你上次捐的那筆助學金，在社會上博得的聲譽很好，現在南市新育會堂缺少經費，這是一個專門收養年老殘廢孤兒等的慈善機關，辦理的成績很不錯，你可不可以捐助一些？」

謝惠卿聽見謝仲遠又要他捐錢，止不住怒火直冒，但他還勉強按捺着不發作，只冷笑了一聲道：

「你的意思想我捐多少？」

謝仲遠見他父親這樣問，以爲已經有了眉目了，不禁笑逐顏開，毫不思索的回答道：

「照我們的家境，起碼也得捐十萬。」

「十萬？」謝惠卿氣得忍不住連連拍着桌子說：「畜生，我的錢也不是蘿蔔片，你說得倒容易，一開口就是十萬，你有本事，去賺十萬來給我看看。」

謝伯達見他父親責罵兄弟，心上似乎很痛快，他故意在一旁解勸道：

「爸，算了吧，兄弟到底年青，不知道金錢來處艱難，這是可以原諒的。」

可是謝仲遠却不服氣，他驕傲地把一張小報拋到他們面前來道：

「你們的錢，就願意花在這種不當花的地方，正當的善舉，你們就一錢都不肯花了。」

謝伯達聽出話裏有因，連忙打開他兄弟拋過來的報紙看，報上果然載有他們的父親，而且原原本本毫不遺漏的把他們父子兩人的風流案都披露出來了，這使他的面上不由得一紅，當着他兄弟的

友 文

面，又不便把報紙藏起來，只好把報紙交給他父親去看，一壁心裏暗暗懷着鬼胎，惟恐他父親要向他責問關於張秀麗的事。幸而謝惠卿倒並沒有追究，大概他也感覺到自己不正是無法正兒子的吧，他只是一迭連聲的喊着呂立明，意思是要查究怎麼報紙上竟把他們的祕史披露了出來，謝仲遠却在他們的失色紛亂中，怪笑了一聲，走出去了。

他的臥室是在樓上，而樓梯却在謝伯達夫婦房間的右首，這時他正要上樓去，忽然聽得他哥哥的房間後面，隱隱有哭泣聲傳出來，他心上很是詫異，因為他知道他嫂嫂已經歸寧去了，就是在家裏的話，也決不會哭的，那麼這哭聲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好奇心使他忍不住走進去探望了。

哭的人是家裏用的乳母黃秀英，她看見有人進來，吃了一驚，連忙自動地拭乾了眼淚，她起初以為進來的人是謝伯達，正低着頭抱了孩子想避開，及至擦身而過時發覺站在她對面的人是謝仲遠，反而有些出於意外似的呆住了。

「你爲什麼要哭？難道在我們這裏有什麼不滿意嗎？」謝仲遠詫異地問，他總覺得她的哭泣有些反常。

「二少爺！」黃秀英才戒得這一聲，滿腔委屈使得她的淚珠又不禁像斷線珍珠似的流下來了，她哽咽地把謝伯達打算侵犯她被她拒絕他竟把她軟禁在公館裏不許她出外等一切情形都告訴了謝仲遠，最後又加上說：「二少爺，你想，我一個有夫之婦，他硬要我拋棄了自己的丈夫，跟他做小，不答應他，他就不

許我出去，這不是太不講理了嗎？」謝仲遠聽了，不禁氣得怪叫起來的

「豈有此理！他有什麼權力可以禁止你出去？你放心，如果要出去的話，我可以護送你出去的。」

黃秀英雖然很感謝謝仲遠的仗義，但她却有些擔心，不敢馬上就接受他的好意。

「二少爺，多謝你，不過因爲我的緣故，使得你們兄弟不和，那我也是不願意的。而且你雖然可以護送我出去，我出去了以後能不能再回進來呢？這是和我的生活有關係的，我不能不細想一想啊！」

謝仲遠也不免有些躊躇了，他要護送她出去固然是很容易的，門房邱福決不敢攔阻她，不過送了她出去，萬一她不再回來又怎樣呢？週歲的姪兒交給誰去哺乳？要是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代替人選，嫂嫂回來不會埋怨他嗎？他倒不怕和他哥哥結怨，因爲他們兄弟本來就是不和的，他所躊躇的是不敢負這麼重大的責任，不願姪兒的死活。他只好問她道：

「你的意思打算怎樣辦呢？」

「我想還是等少奶奶回來，把話和她說明白了，請她管束住大少爺，不要讓他干涉我的行動。」

「那也好，只要你等得及，她恐怕要過了夏天纔能夠回來。」

謝仲遠說着，便預備退出房去了，可是黃秀英却把他叫住了，她從身邊摸出一束紙幣來，約有四五百元光景，帶着

懇求的神氣遞給謝仲遠道：

「二少爺，我想麻煩你一件事，我現在不能夠出去，又不知道家裏怎樣，心裏實在急死了！你要是有空出去的話，可不可以請你幫忙，把這筆錢帶給我男人，順便請你代我看看他們現在好不好，把我現在困難的處境告訴他一聲，問他到底應該怎樣辦。」

「好的，你丈夫住在那裏？」謝仲遠從她手裏接過錢來，義形於色的說。

黃秀英用鉛筆寫了一個地址給他，謝仲遠見他的字跡寫得很清秀，不禁又是尊敬，又是憐，當下默默的袋着走了，因爲時候已經不早，他預備明天再去找她丈夫。

誰知晚飯後不久，哭聲又隱隱從樓下傳上來了，謝仲遠不禁有些煩躁起來，覺得這女人未免太不知趣，既然已經答應去找她的丈夫，怎麼還要哭一個無休無歇？可是漸漸的便覺得有些不對，因爲哭聲中還夾雜着掙扎聲，哀求聲，他暗暗有些吃驚，心想，不要是那無恥的哥哥又去侵犯她了罷，他覺得不能坐視不理，於是便悄悄的蹣着腳下樓去探望。

樓下謝伯達的房間裏燈火通明，但却看不出什麼動靜，哭聲是從房間後面傳出來的，謝仲遠本不知道黃秀英住在什麼地方，他只循着哭聲的方向尋找，這一找，便給他發見了一幕特殊的景象，他哥哥似乎喝醉了酒，正挾着一團醉意，像一隻野獸似的，抱住了黃秀英，亂扯着她身上的衣服，黃秀英則不住的哭着，掙扎着，哀求着。謝仲遠氣得眼都

青年精神食糧
文化權威刊物

青年週報

第一流名家執筆

創刊號不日出版

- 本報對開一張
- 洋洋萬餘言
- 全篇內容豐富
- 取材包羅萬象

內容：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藝創作
散文小品隨筆詩歌傳記譯文
自然科學地方通訊特輯報道
體育音樂影劇信箱以及一切
指導青年之文字。

請注意出版日期！

紅了，他不願意喊這種禽獸不如的人做哥哥，他只喝問了一聲道：

「喂！你在做什麼？」

謝伯達沒有防到他兄弟會闖進來破壞他的好事，止不住惱羞成怒，圓睜着兩眼道：

「不用你來多管！」

謝仲遠實在忍耐不住了，他搶前一步，抓住謝伯達的肩頭往後一扳，使黃秀英脫離了他的懷抱，接着又把他朝前一推，謝伯達的身體早給酒色淘虛了，又兼酒後無力，那裏經得起他兄弟那一副體育健將的身手，只被推得踉踉跄跄的退後了好幾步，跌倒在地上。謝仲遠也不去顧他，瞧着黃秀英嚇得在一旁發抖，忙向她揮一揮手道：

「趕快走！」

黃秀英被一種感激心驅使着，茫然的跟在謝仲遠後面走了出來，直到走出了客廳外面，她才遲疑地止步問道：

「二少爺，你叫我到那裏去？」

「送你回家去！我已經決定了，還是把你送回去的好，我的父親和哥哥都不是好人，你留在這裏決沒有好結果。我本來因為嫂嫂還沒有回來，姪兒不能斷乳，覺得不能讓你走，現在可顧不得了，我不能永遠照顧你，你留下去實在很危險，還是趕快走吧。」

黃秀英口裏雖不說什麼，心中却覺得不大妥當，她是個富有責任心的人，總覺得食人之祿，應該忠人之事，謝伯達固然不應該侵犯她，但若就此一走，把他的孩子餓壞了，良心上却也有些說不過去。還有，她還沒有拿定主意，到底

要不要拋棄這個職業，如若拋棄了，會不會因此影響到他們的生活？但她也不能拒絕謝仲遠的好意，尤其沒有再回去的理由，除非她甘願受謝伯達的侵犯。在進退兩難中，她的脚步却已跟着謝仲遠走到大門口來了。

大門已經下了鎖，門房邱福也已在預備睡覺，謝仲遠叫了他幾聲，才見他拿了鑰匙出來，一面口裏還在咕囔着說：

「時候已經這麼晚了，二少爺，你還要到那裏去？」



(謝仲遠對他夫婦安慰着)

邱福沒奈何，只好開了門，一面還在擔心地囑咐着：

八

林時蔭到謝公館裏去探望了黃秀英好多次，每次都被門房攔了回來，站在謝公館門口等她出來也總等不着，而維持一個家庭的開銷却一日也不能缺少，他實在沒有辦法了，既不能抱着孩子到馬路上去告地狀，又不能脫下長衫來當賤役，他唯一的能耐只有寫了文章到各刊物去投稿，一面到報紙的徵聘欄裏去尋找機會。

可是這一切都只是徒費光陰，謀職業的地方是人浮於事，投稿也常常因他沒有名望而遭退回，即使偶然有刊載的，所得的稿酬也微薄得很，不足補救他的生活於萬一。

「快開門，別多嘴囉！」謝仲遠不耐煩地說。

邱福正要拿鑰匙去開門，偶然一眼看見了站在謝仲遠身邊的黃秀英，不禁遲疑地停住了手道：

「二少爺，你要帶她出去嗎？這可使不得，大少爺早已關照過了，不許她出去的。」

「放屁！你眼裏只有大少爺，沒有我二少爺嗎？大少爺不許放她出去，我二少爺偏要放她出去，你又待怎樣？」

在無可奈何中，他只好去找張有德，請他幫忙。張有德現在已經比較闊綽起來了，他們一家人正都在享受她妹妹從謝伯達那裏索取到的那筆十二萬元的贖養費，顯得無憂無慮的樣子，和林時蔭的窮困正好成了個明顯的對照。林時蔭見了張有德的面，少不得要把他到謝公館去訪妻被阻以及黃秀英多時不回家來的情形訴說一遍，張有德聽了，不禁跳起來道：

「老兄，這事情很蹊蹺，嫂夫人恐怕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已經遭了謝伯達的魔手了。不過他們雖然有錢，也不能硬生生的拆散人家的夫妻，把嫂夫人軟禁着的不許她出來和你見面，你儘可出面去控告他。」

林時蔭雖覺得張有德的話不無理由，但他的妻突然不來看他，一定兇多吉少，但他畢竟是個弱者，要他去和謝伯達打官司自覺力不勝任，他只好歎息了一聲說：

「我也知道謝伯達仗着手裏有幾個臭錢，無惡不作，不過要我和他打官司是不成功的，我吃虧的就在乎沒有錢，不瞞你說，我現在連一日三餐的錢都還沒有着落，那裏還有錢和他打官司！」

「你難道就聽憑嫂夫人給他奪去，一聲不響的作罷嗎？錢，要多少我可借給你，等你打贏了官司再還我不遲，否則你們夫妻永遠不能見面，你的生活也仍舊無法維持！」

「萬一我女人和他並沒有什麼糾葛，只不過一時因事不回來，那我告他豈不落空？」林時蔭是很相信黃秀英的，他覺得她決不會負他，所以也就沒有勇氣和謝伯達打官司，惟恐落一個誣告罪。

可是張有德始終認爲事情有些蹊蹺：「要是沒有什麼變故，那他們爲什麼不讓你進門，又不放她出來看你？我勸你不必再三心兩意了，單憑他隔絕你們夫妻這一點，你也可以出面去告他。」

林時蔭低着頭，吮吟了好一會，總不敢接受張有德教他和謝伯達打官司的意見，尤其是他現在失了業，收入全無，全靠妻一方面的工資來做挹注，不要因此一來，又打斷了一條路，至少在他沒

有和黃秀英見過一面以前，他不能下這決心。張有德見說林時蔭不動，也只索罷了，他比較還能顧同事之誼，知道林時蔭這時正在窘境，便慨然的借給他五百元錢，並且答應他在找尋教職時代他留心。

林時蔭接了過了錢，心上不由得一鬆，他感激涕零的辭了張有德出來，不知不覺的又走到謝公館門前來了。雖然這裏所能給予他的只是失望，但他仍舊不肯死心，他即使見不到黃秀英的面，也要探聽她一個確實消息，所以他仍舊不顧一切的望裏面闖。

門房邱福見他又走了來，不禁現出一種討厭的神氣道：「你怎麼又來了？真不識相，快給我滾出去！」

林時蔭勉強忍着肚子氣，和顏悅色的道：「對不住，請問一聲，我的女人是不是還在你們公館裏面？」

邱福大概是爲了想避免林時蔭的糾纏，他惡意地笑了笑，竟捏造了一個消息出來哄他道：「人倒還在，不過已經跟了我們大少爺了，我勸你還是趁早死了心罷，不用再三日兩頭的來探望她了！」

這一個捏造的消息，却大大的傷了林時蔭的心，他眼前的世界一霎時變得黯淡起來，他慘笑了一聲，步履踉蹌的離開了謝公館，無意識的在街上亂走，也不知道要走到那裏去。他的希望完全

落空了，失了業，又失了妻，這在世上還有什麼趣味呢！他痛心他把手插着胸口，手指落下來時無意間却觸着了身邊那疊鈔票，他本來打算把這錢去買米，買奶粉，來苟延他和孩子兩人的殘喘的，但這時他的念頭却變過來了，他竟開始走進一家酒店裏去，要了半斤烈性高粱，獨自一人痛飲起來。

酒雖說能夠消愁，但在愁人喝了却只有更增加心頭的痛苦，林時蔭有了幾分酒意，想到現實已把他逼上絕路，前途連一些光明的希望都沒有，眼裏止不住流下淚來，同時心頭也暗暗打定了一個主意：自殺！

他在酒店裏直喝到傍晚時候，纔付清了酒賬，還向櫃上押了一隻瓶，帶了半瓶酒回去，經過路旁烟紙店的時候，又買了一盒紅頭火柴。他不僅想毒死自己，同時還想把那個不幸的小生命——他的孩子——也帶了去。

回到了家裏，坐在電燈光下，把火柴一根根拗了下來，淘和在燒酒杯裏，林時蔭的心不禁感到一陣劇烈的痛楚，他回過頭去，望了望牀上的孩子，孩子是

選香甜地睡着，那寬廣的額角，正直的鼻樑，都有幾分像他。聽着他那輕微的調勻的鼻息聲，他的心裏不禁發生了一縷愛意，不但不忍對他下毒手，甚至連他自己都對這世界感覺留戀了。然而他終於被逼得不能不走向絕路上去，到底是誰殺害了他和他孩子的呢？他不能不恨那貧富不均的社會，爲富不仁的奸商，以及瘋狂地上漲的物價，和充滿了自私心只顧自己發財享樂不顧他人死活的人類。但最使他痛恨不願再生存於這世界的，還是他的妻竟然負了他。

「真想不到，連她也會是那種嫌貧愛富的人，看起來金錢的勢力實在太大了！」林時蔭恨恨地說。

他決定自殺了，但還想等孩子醒過來再實行，他忍把孩子將要離開世界前的最後一刻的舒適都奪去。

等着，等着，孩子却始終不醒來。這時，外面忽然有人在敲門了，並且隱約聽得出他的妻的聲音在喊着，林時蔭不禁吃了一驚，幾乎疑心自己是在做夢，他正想下樓去開門，樓下的門已由二房東打開了，樓梯上發出一陣嘈雜腳步聲響。黃秀英已同着一個不認識的青年闖進房來。

(待續)

純正化學製劑 內用藥片

新阿斯拔爾撒片

治癒 痲瘋 梅毒 淋病 皮膚病 疥癬 瘡毒 痔瘡 脫髮 遺精 陽萎 婦女經閉 產後諸症 安全可靠

葛有製藥公司

電話 三三七一

咳 · 喘 · 息 · 氣 · 管 · 枝 · 加 · 答 · 兒 · 百 · 日 · 咳 · 流 · 感

止咳祛痰 咳喘靈

各藥房均售 東亞公司 上海河南路



△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籌備已久，行將于月之中旬在首都南京舉行。各國代表聯袂來華，一張熱烈的公式的會議歷程表：開會，致詞，通電，分組檢討，公決議案，互申抱負，酬酢，遊歷……，是可以預定的了。惟觀諸前二屆大會所議，已付諸實施者幾許？他如各地代表的遴選，代表作品的推荐，實不無遺憾之處，而各方關心文學界現狀者，亦多噴有煩言。本刊有鑑于此，為免蹈前轍計，特輯此『寫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前』，希各地與會諸君鑒諸。

承諸家于百忙中為本刊撰稿，謹致謝忱；編次以收稿先後為序。

△無論古今中外政治家，都以把握民心為急務。尤其現在為貢獻於大東亞戰爭及促進全面和平的實現，更非把握民心不為功。然而國府還都三四年來，究竟把握了民心沒有？這個問題只要看現在政治是否修明，民心是否改善，自能獲得解答。高翔先生的『把握民心第一』一文，對於怎樣把握民心，提出五點具體意見：一，肅清濫兵遊匪整飭軍隊風紀，二，取消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三，限制物價高漲安定人民生活，四，嚴懲貪官污吏樹立廉潔政治，五，設立民意機關聽取國民呼聲，確可供當局者的參考。

△凡宣傳都須根據事實才有效果，宣傳力量的強弱，是以事實的表現為依歸的。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國府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情？政治修明了沒有？民生安定了沒有？文化進步了沒有？這些都是政府當局應該反省的，這些工作如不做到，且事宣傳，

是不能取信於人民的。前期刊本欄所介紹長谷川三雄氏之油繪個人展覽會因故延期，決自十一月十五日起一星期間在黃浦灘大陸畫廊舉行，特此訂正報告。

△楊光政先生所著『入獄記』，該稿曾連載於『華文』，已由上海福州路太平書局出版，售價一百廿元。內容記述平書爭，描寫生動，頗有關吾國動亂期之實錄，現實社會之寫真。

△本期以特輯『寫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前』，致「隨筆」無法容納，暫停一期，至希讀者與作者鑒諒！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三十五元 郵費在內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一五五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暫准登記
第四三二八號認為新聞紙類
上海雜誌聯合會第四號會員雜誌

編者及 鄭 吾 山
印刷發行人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
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册) 七十元
半年 (十二册) 四百二十元
全年 (二十四册) 八百四十元

振華

振華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大馬路二〇六號

電話一六〇〇番